

11 / 09

## 磴口县文史资料辑第六辑目录

### 编者的话

编者…………… 1—2

### 三道河教堂（照片）

朱永丰辑…………… 3

照片说明…………… 4

### 天主教传入磴口地区述略

宿心慰…………… 5—47

### 磴口地区天主教堂分布状况及设施

赵钟贤…………… 48—66

### 磴口县天主教堂办学史略

易人整理…………… 67—78

### 磴口县天主教堂的农林水牧

朱永丰…………… 79—93

### 简述庚子教案中庚子赔款在阿拉善旗

#### 磴口情况

居正…………… 94—124

### 磴口县天主教的“三自革新”爱国运动

居正…………… 125—129

三盛公天主教堂的七月大瞻礼	
朱永丰·····	130—134
照片·····	135—136
三盛公天主教堂与哥者会在大滩的 一场战斗	
段  云·····	137—140
关于日本飞机轰炸三盛公天主教堂一事	
段  云·····	141—142
三盛公天主教堂的地窖子	
朱永丰·····	143—145

## 编 者 的 话

天主教传入磴口地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解放前在我县有一定影响。三盛公教堂曾是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座堂，后是宁夏教区主教府所在地，辖宁夏、绥西、陕北地区的天主教堂。

我们将天主教在磴口县垦殖土地、兴修水利、创办学校等事业及神职人员的传教活动编写成天主教史料辑，献给广大读者。

本书所收文章都是作者经过深入向神职人员调查，翻阅档案资料，编纂而成。

在征集资料过程中我们得到阿拉善盟政协常委陈才旺同志及阿拉善左旗档案馆的同志大力支持，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巴盟天主教爱国委员会主任郝威、三盛公天主堂神甫郭正基、樊永一，教友王才、王德纯等也向我们介绍了情况，提供资料，特别是陕坝天主堂年过八旬的段云神甫积极为我们搜集提供资料，劳心费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缺陷错误在所难免，切望知情者不吝赐教，补遗订正。

編 者

一九八九年四月



三 道 河 教 堂

## 三道河教堂（照片）

朱永丰辑

照片说明：

此照片系三盛公天主教堂全貌，摄于中华民国七年，即公元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为林竞所摄。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 天主教传入磴口地区述略

宿 心 慰

### 一、传入之由来：

为了比较完整系统地记载天主教传入磴口地区的历史，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天主教传入内蒙地区之梗概。因为天主教传入磴口，是由内蒙之中部、东部地区而逐步向西发展，乃至传入内蒙西南部边外的后大套三道河子（磴口县三盛公）一带，并以三盛公为中心，进行了长期的传教活动，直至现在，已有一百一十四年的历史。

据内蒙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王学明所写《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一文中说：“河北省张家口西湾子天主教出版的《圣教源流》记载：“公元1700年间，察哈尔西湾子地方，有张根宗者，已领洗入教，他是那里的第一个教友。同时，当时西湾子有了第一个小堂。”又上海土山湾出版的《拳祸记》记

载：“公元一七二四年一月二日，清雍正皇帝出谕‘禁止传教’。1830年，京中禁教尤严，教士无匿迹地，赴蒙古西湾子居住，教友随之者殊伙。”

公元一八三八年八月十四日，罗马教廷划满州里、辽东、蒙古三地方为一教区，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1840年教廷派四川方主教为此地代牧。此后，这个教区又归法国遣使会（味增爵会）管理。

一八四六年，蒙古教区已有三大教堂：  
①中为西湾子教堂。②西为小东沟教堂。③东为苦柳图（在原热河省）教堂。

据常非神甫所写《缓远教区简史》记载“圣味增爵会士，奉命在内蒙传教者，人数不多，而应巡行传教之地区，则非常辽阔。当时传教之目标，多集中于内蒙之东部，而西部则自感鞭长莫及。惟此内蒙之西部，并非无教友之踪影。一则以山西、陕西之教友，或经商，或移垦，渐向北而迁徙，乃达侨居子是；一则以教难之频仍，而教友之畏惧，逃避于深山背巷，辗转流徙至此者，亦俱有人在。

一八四四年，在内蒙传教之胡克与额贝二

位司铎由热河出发，用蒙古教友沙当金巴做向导，经归化城（呼和浩特）、萨拉齐（土右旗），西南行直奔拉萨。二位司铎之计划，乃在劝化其中心人物皈依圣教，以求蒙古人望风景从之奇效。其计划未能成功，而其旅行笔记，实有益于后人者不少。

从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五年为止，前后来归化城区域传教之司铎只有四位，即吴味增爵、谢司铎、樊味增爵、达味。当时司铎来是方者，采取游击形式，因无教堂之成立，故无定居之点。常以教友所在之地，为其寄宿之处。今日在此，明日在彼。所有各乡之教友，每年必轮流看望或授以当领之圣事，或教以当知之教义。当时教友，虽得闻司铎之教导甚少，而大体说来，其信仰之坚，诚实属可嘉。司铎在周行一圈后，即回西湾子总堂休息，然后再游行，亦如上述。”

据当时其他方面之记述，得知吴司铎应行照料之教友散居之处所，东至二十三号（兴和县），西至归化城，北至后坝（四子王旗），南至岱海滩（凉城县）。各村虽有教友亦不过三家两户。

一九六五年，在內蒙約共有教友五千餘名，其散居之寬，則東自黑水，西迄歸化城，南抵長城，北達大戈壁。而傳教司鐸只有白、戴、謝、達味、夙（最早的蒙族）及趙、鄭二司鐸共七人。尚有五品張彌厄爾、四品郝保錄。一八六六年秋，內蒙所有之味增爵會士，皆相率東去，或居北京，或去正定。此處教務已由“聖母聖心會”接管。

（以上摘自王學明所寫《天主教在內蒙古地區傳教簡史》）。

聖母聖心會是比利時和荷蘭兩國天主教傳教士所組織的修會。一八六一年，比利時天主教司鐸，以南懷仁為首，上書比利時國王和羅馬教廷，要求批准成立一個天主教“聖母聖心會”。得到羅馬教廷許諾，遂于一八六二年，在首都布魯塞爾的近郊史勾特村，成立了“聖母聖心會”。然後通過比利時政府和教會，向羅馬教廷請求，將法國遣使會（味增爵會）在中國的蒙古教區，讓給聖母聖心會，做為傳教區。那時清朝皇帝已頒發上諭：“准予傳教”。而法國天主教遣使會因忙於北京教務，無暇顧及蒙古教區，故上書羅馬教廷，請將蒙古教區另

交他会管理，借此罗马教廷便将蒙古教区，划归圣母圣心会接管。

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六日，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仁司铎，率领韩默理、司神父、郎神父、及林修士共五人，同时由比利时到达北京，向法国遣使会办理交接手续后，来到蒙古教区察哈尔西湾子教堂，由白振铎代权司铎正式接收了蒙古教区的传教事务。南怀仁被任命为本区副主教。当时，教区教友二千七百余，散居在二十六个村庄。南怀仁为同清朝地方官员搞好关系，提高自己声誉而便子传教，他们也穿上长袍马褂，脚蹬马靴，头结假发辫子，积极学习蒙古语，熟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力求衣食住行的“蒙古化”，出门骑马，四处奔波，在遣使会原有教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传教事务，数年之内，成绩显著，遂被调往热河承德，开发新的传教区。于一八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南怀仁积劳成疾，病死在东蒙古热河老虎沟天主堂。其副主教之缺，由司牧灵接任。一八六九年司神父被调回国，又由韩默理代理教务（韩后来调往甘肃任主教）。

一八七一年五月十四日，罗马教廷又正式

委任巴耆贤为副主教。

一八七三年伊克昭盟准葛尔旗扎萨克贝勒扎纳尔格德，去北京觐见清朝皇帝返回，与阿拉善霍硕特旗六代七王扎萨克贡桑珠尔默特偕行，路经兴和县西营子时，西营子巍峨壮丽之教堂，甫经落成，一时引动二王观瞻好奇之心，投刺谒见该处外国传教士德玉明和费尔林敦，教士设席款待，会谈良久。阿王因伤风感冒，甚为困乏，司铎立即以发汗药治愈。二王心甚喜悦，当面即请司铎等分身西来传教，并表示必加以保护帮助。嗣后德、费二司铎计议，西赴传教，乃联名上书巴主教，请准西去鄂尔多斯、阿拉善旗等处传教。时巴耆贤主教正在岱海滩巡视教务，接得德、费二人之信，适中其怀，便立即应允。

德、费二人得准后，于一八七四年二月，便由西营子登程西来，仍由老向导沙当巴金随行，途经归化城、托克托县、河口。二月二十七日到达准葛尔旗王爷府。德玉明等蒙该王爷厚礼相待。三月六日又到乌审旗王爷府，亦蒙热烈欢迎。四月七日来到城川，又转至宁条梁，该处早已有若干教友，而未见司铎者已八

年之久。时至七月，在城川建成雏形之教堂一座，有如设于旷野之中，然每遇主日、占礼，四方来念经者顿如集市，亦奇观也。

德玉明西行之顺利，与蒙古王爷情感之融洽，大有益于传教之进行，遂留费尔林敦游行于宁条梁、城川一带，开展传教活动。而德玉明一人，乃东归西湾子，向巴耆贤主教面陈一切，并请增派助手，壮大传教队伍，发展教务活动。巴主教听了德玉明之汇报，对其传教之计划深表赞同，并在人力物力上给以大力支持，即命杨广道、步世明二司铎，前往准葛尔旗传教，又命桂德贞及司福音二司铎随同德玉明西去阿拉善旗传教。故五位司铎奉命于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由归化城出发，奔赴目的地开展传教活动。

德玉明一行三人，向西而行，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于翌年一月十日始抵阿拉善旗王爷府定远营(阿盟巴彦浩特)，投客栈歇脚，次日整备衣冠，三人同行，请见贡王，奈王爷卧病在床，未能接见。只好耐心等待，再行拜访，时光如流，一连居住数月，曾多次亲临王府，但贡王病势日趋沉重，终未得见。德玉

明等闷闷不乐，不知所措，后从王府管家口中得知，阿拉善旗所属三道河一带地方，乃阿旗最佳之地带，土壤肥沃，水草丰盛，实是传教之妙地。故三人计议，决定司福音，桂德贞二人赶赴鄂托克旗，帮助费司铎传教，学习蒙古语。德玉明独自东返三道河子。（以上参阅王学明所写《天主教在内蒙古传教简史》，段云《天主教传入河套简史》稿件。磴口县政协所藏阿左旗有关档案资料抄件。）

那时，阿拉善旗在磴口地区、共设磴口、道洛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四个巴格。磴口巴格所属可卜尔滩、二子店、贝子地、磴口、傅家湾、上江等处。道洛素海巴格，所属二十里柳子、金沙庙、兴盛扬、双和成、三盛公、毛脑海（渡口）等地。哈拉和尼图巴格，所属天兴泉、营管牛棋、锦恒西（东堂）、红盛义、哈拉兔、补隆淖、协成丰、陶来兔等地。陶来兔以西、海子沿、四坝、公地等处均归沙金套海巴格所管。其四个巴格的总管名阿木尔吉日嘎拉（人称安九大人）并兼任边卡带兵。

德玉明来到三道河子一带，做了一番认真

考察后，心喜若狂，果然名不虚传。沿河柳子丛密茂盛，形成一道天然围墙，红柳、芡芃、白茨，更是密如蛛网，人行无法通过；锁阳、甘草等药材遍地皆是；蘑菇野味不时可采，这里狐兔出没其间，雉鸡啼鸣遍野。且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属蒙古边陲地带，政府权力难能所及。德玉明决心在此大干一场，开发传教新区，于是便在锦恒西搭起临时帐篷，开始布道。居住数月，当地蒙民却无一人信教，乃东返归化城，向巴主教请款，以资传教费用。

## （二）初期教务之发展

清朝初年，阿旗地方禁止开垦土地。从娥掌公主下嫁阿拉善王之后，要求清廷准予开垦种菜，从此磴口、四坝开始垦种。后在嘉庆元年，即公元1796年至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磴口、道洛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以及黄河沿岸多处，开垦成熟地1190顷67亩。同治年间，回民造反扰乱，佃户逃徙，地遂荒芜，仅有熟地四百余顷。这些土地都是由外地人租种，以晋、陕两地人为多。当时阿拉善旗规定，每年签订一次租种合同，租种地户，春来秋归，不准常居。阿旗上至王爷下至庶民百

姓，不得出卖土地，只有使用权、转让权，而没有出卖权。

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德玉明从归化城来到锦恒西，首先向本地蒙民租赁了部分土地，并向春来秋归之佃户买下房屋、木植、农具等项。未经旗府许可，便开始了传教活动。这年阿拉善旗贡王病故，乃由其次子多罗特色楞袭位，为七代八王。因阿木尔吉日嘎拉发现德玉明传教情况向王爷汇报，王爷立即又向清朝理藩院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宁夏蒙汉事务衙门呈报这一情况。上面责成阿旗立即派人前往三道河子一带进行检查，查明德玉明之护照系理藩院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发，并未有滋生事端之情节。从此外国传教士德玉明在磴口地区传教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光绪四年，购买了陕西朝邑县人王相林子和康六儿之奎元号房屋十九间，及其木植、农器等，作价二百六十千钱；又买了山西平遥县人梁姓之红盛义房屋、木植、农器等项；又向山西晋州人王姓买下锦恒西房屋三十二间，及其木植、农器等项，作价白银一百八十两。还买下陕西府谷县人苏玉贵之自盛隆房屋十二间，及其全套农具，作价八百

三十千钱。遂将跟随德玉明从山西、包头、归化等地来的汉民男女二百四十人，分别安置在锦恒西和奎元号两大院内，并在此两处建起小经堂两座。

一八七七年，德玉明开始从凉城岱海滩大抢盘、兴和县西营子等地，移来教民五百人，陆续又从察哈尔、土默特、鄂托克、杭锦、乌审等旗，移来蒙古教民百余人。同年伊盟尔架马梁一带连年荒旱，灾情十分严重，人民无法生存，杨广道神父带领三十多户教友，计有一百零七人，逃荒到达三盛公。上述几批移民、灾民，便是天主教在磴口地区的第一批基本教民。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德玉明于一八七九年，又租种了兴盛扬、景宁泰(下江)、三盛公三处地方的土地几十顷。在三盛公、自盛隆又建起小堂两座，并将该处土地分拨给无地之教友耕种。此时，哈拉和尼图、道洛素海两个巴格的七个地方(奎元号、锦恒西、红盛义、兴盛扬、景宁泰、三盛公、自盛隆)计土地五十二顷三十二亩，全部由德玉明所租种，教友已发展到千余人。由贾大、李希发、徐维、胡理、郭志计、李召贵、张二奎子、常商

人、孙章俊等人，相继担任会长或管家，这就形成了七个教民村庄。其所以传教之迅速，成绩之显著，是教会占有大量土地后，用土地作为传教的唯一手段，谁想种地谁入教，不入教者不得种地。同时教友在生活上有困难，生产上缺耕畜，缺籽种，教会便给以救济，以小恩小惠，吸引人们加入天主教，这种传教方法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晋、陕等地灾民，纷纷来此种地，加入天主教，以解燃眉之急。所以人们用顺口溜来形容当时天主教的传教情况说：“天主圣母玛利亚，热身子跪在冷地下，神父！哪里拨地呀？噢来！红盛义去种吧！”又说：“你为什么进教？我为铜钱两吊。为什么念经？为了黄米三升。”

一八八三年，巴耆贤主教来三盛公视察教务，任命闵玉清为第一任本堂神父，并在圣母堂举行了大礼“弥撒”，给教友行了“坚振圣事”。后在平罗召集会议，宣布罗马教廷手谕，将蒙古教区划分为东蒙古教区，包括热河代牧区和大同代牧区两省教区；中蒙古教区包括察哈尔代牧区，西南蒙古教区包括宁夏代牧区和绥远代牧区两个省教区，荣升德玉明为西南

蒙古教区第一任主教，座堂（主教府）设于三盛公。

一八八四年，宁夏平罗所属红崖子，五堆子、下营子一带遭灾，本堂神父桑桂仁，雇用大船两只，将自愿来套的教友四十余家搬到三盛公，后将一部分教友又迁至河套大发公、玉隆永一带居住。此时，磴口地区教友已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

1884年，租种天兴泉土地十九顷。同年，德主教赴北京参加主教会议，后来又去罗马教廷述职，而后回到比利时本国，以开办婴孩院及其它慈善事业为名，募捐了一大笔资金，于一八八六年又来到中国，继续担任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居住在三盛公教堂。（以上参阅政协所藏阿左旗档案有关资料抄件。内蒙古文史丛书《史料忆述》第一辑85—89页，段云《天主教传入河套简史》稿件。

### （三）三盛公教堂之建立

一八八八年，开始准备修建三盛公大教堂，抽调荷兰人兰广济神父绘图设计，专门负责此项工程。所有木石等原材料，全靠兰州有个林大人，由甘肃、银川等地购置，从水路转运

而来。此人正是原初跟随南怀仁来中国的林修士，后来在岱海滩娶了一个姓高的姑娘为妻，便离开内蒙而到甘肃谋生，因为在兰州盐务上弄了个官衔，所以人称林夫人。天主教利用这种关系，请他代办材料运输事宜。正在筹建伊始，德主教于是年五月“圣神降临节”那天，偶患急症而逝。次年，由甘肃调来韩默理为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八月间来到三盛公就任，委命罗明坚神父担任本堂，将闵玉清调往小桥畔担任分会长职务。韩到任后，建堂工程仍按原计划进行。从一八九一年开始破土动工，到一八九三年竣工落成，大堂宏伟壮观，在当时当地是绝无仅有的建筑。同时修建了主教府房屋数十间。一八九四年又在南粮台、天兴泉兴建教堂两座。

一八九五年动工修筑城堡，方圆约三华里，墙高一丈五尺，由兴盛扬王双全监工，部分教友住宅在内，天主教占用面积约二分之一。

从1888年至1900年，西南蒙古教区，总共有中外司铎二十六名，其中三道河子分区就有九人，在三盛公居住的有戴天录、冯

学源、司怀智、郎国安、包海容五人。

1900年春，韩默理主教将总堂由三盛公迁至二十四顷地。此时义和团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各地，蒙古地区人民纷纷响应，揭竿而起，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杀洋人，烧教堂，惩办贪官恶霸，声势浩大，所向披靡。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韩默理，闻得风声紧急，即命二十四顷地之外国传教士六人，迅速西行，逃到三盛公避难，而韩主教却独自一人留在二十四顷地。七月二十二日城破，韩被义和团抓获，带到托克托城烧死。三道河子一带的外国传教士五人，还有下营子逃来二人，乌兰别鲁克逃来二人，以及二十四顷地逃来的六人，总共十五人，集中于三盛公城内，闻讯深感不安。为避祸乱，决定逃回本国，本堂神父戴天录便修书一封，遣会长贾大、张二奎子前往总管处请求。信中说：“现在中外开衅，~~恐拳匪骚扰此地，趁匪徒未来之前，我等速归本国，恳求体恤我等并抚养所遗教民，将大经堂一座设法照旧存留，离此二三十里之几处小经堂，不但不能兼顾，且恐义和拳匪乘间前来栖身，杀害万民，因此恳将小堂概行拆~~

毀，一总保护而杜祸萌”。后又遣人送信说：

“现在临行收拾能用之际，有居民窃取在外牲畜，在内物件，以至能用不济，恳祈助给路费……”等语。总管阿木尔吉日嘎拉，照其恳求，将所有小堂拆毀，并立即派兵丁二十名，代为看守教堂院门，一面设法助给骆驼二十四峰，驼鞍二十四副，白面四百斤，皮靴五双，铜锅一口，大布帐篷一顶，路费白银二十七两六钱，总计价值白银一千一百三十八两六钱。于七月二十五日将兰广济、雷中和、贾明远、魏怀仁、费怀勇、吴兴国、王万福、梅步桂、步世明、胡际昌、戴天录、冯学源、司怀智、郎国安、包海容一行十五人，由准葛尔旗人马希和汉人张二奎子带路，同时选派蒙兵二十名护送起程，于闰八月十二日到达大库伦（乌兰巴托），十四日由俄罗斯人转送回国。

#### （四）大兴土木扩大传教范围

庚子年后，天主教如愿以偿，更多地占有大量土地，于是积极向外发展教务，原于1900年逃回外国的传教士，除三人未返中国外，其余十二人又陆续回归西南蒙古教区。闵玉清主教为发展教务，将逃离时其他外籍神甫

嘱咐拆除的三盛公附近小经堂，重新一一修复后，又于1903年在渡口新建教堂一座。1904年建起补隆淖教堂。将三盛公附近村庄居住之教徒，一部分迁往上述两地。移居渡口堂的有武四（武慕安神父之父）、魏金柱（魏明哲修女之祖父）、段成有（段云神父之祖父）、高二（高志清修女之祖父）、樊二（樊光临修女之祖父）、李三（李枝荣神父之父）以及张爱、李连枝等户。迁往补隆淖的有刘王正、何启俊、赵存马、王光正、李三三、赵全小、武根在、魏保成等户，于是又发展了两个教民村。这两处地方，由于传教顺利，人口逐渐增加，农牧业发展很快，许多买卖商号亦随之而来，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磴口地区较大的村镇。渡口堂教友由最初的三十户发展到二千五百余人，补隆淖约有教友一千人左右。这里的人民，经过辛勤的劳动，年种年收，生活大有改善和提高，正如人们所说：“烧红柳，吃白面，好不自在。”

闵玉清主教在磴口地区传教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又派兰广济神父去二十四顷地，重新修建主教府、会长府、修道院、婴孩院等项工

程，并筑起城堡、共费银一万三千两，于1905年二十四顷地新大堂落成，虽不如庚子年前的大堂华丽，但其宏大，仍为全教区各堂之冠。二十四顷地重新修建完毕后，闵玉清便将总堂又由三盛公迁往二十四顷地，小修院也由小巴拉亥迁到二十四顷地。由此三盛公仍为三道河子分区区长神父所在地，管理河套所有各堂教务。

闵玉清在此传教期间，总结了一条经验，传教必须占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土地就无法传教。当建立了渡口堂、补隆淖两个教民村以后，便认为磴口地区的传教已臻完善，无法扩大。因为补隆淖以下地带，早已被地商所占有，协成丰有沈朝品，四坝、公地有双和成、隆盛和、永成泰、大生号、发盛公、德茂堂，以及哈、袁、徐、汤、马等地商所占，就连渡口的大滩、上滩等地也同样被袁、吴两家所占，所以这些地方天主教已无插足之处，因此乘庚子赔款之机，借故曾在达拉特旗修建教堂，被蒙人赶走监工人员赵四拐子，烧毁木料等因，单独向绥远当道提出赔款条件，要求赔银十四万两。而绥远当道与当地蒙旗，不知底

细，既不做调查，也不敢拒绝，便贸然答应赔款条件，遂将黄特拉河沿河地带，全部估计一千四百顷，做抵赔银十四万两，就这样天主教在河套地区轻而易举又占有大量土地。几年以后，教堂渐次林立，除原有大发公、玉隆永、中公尔堂外，又陆续建起蛮会、陕坝、乌兰淖、黄羊木头等教堂，这样一来，三道河子分区的传教重点，便由磴口地区而转向河套地带并逐步扩大其势力范围。

### 教区、历任主教、及其总堂的变迁

所属教区	姓名	在任时间	教内职务	总堂变迁时间及地址
西南蒙古教区	德玉明	1883—1889	主教	三盛公
"	韩默理	1889—1900	"	1900年春迁于二十四顷地
"	闵玉清	1901—1916	"	1901年迁回三盛公
				1905年迁于二十四顷地
宁夏教区	费达德	1922—1931	"	三盛公
"	石扬修	1931—1946	"	"

续表

所属教区	姓名	在任时间	教内职务	总堂变迁时间及地址
宁夏教区	王守礼	1946—1952	主教	1947年迁往陕坝
河套教区	傅亭维	1952—1956	代权司铎	陕坝
"	孙雪帆	1956—1958	"	三盛公
"	徐声波	1958—1962	"	陕坝
"	郭正基 慕 巍	1983年4月 1980—1989	代主教	三盛公 三盛公

备注：从一九六二年起河套教区范围，即巴盟地区所有各堂口。

前面已经提到，天主教传入磴口地区之初，这里纯属牧区，虽有几家地商富户，也是屈指可数，他除租种蒙旗土地外并经营日用百货，皮毛作坊等。其他佃户均为春来秋归之农民，本地居民尚无一人信教者，除了移来一批基本教友外，绝大部分新教友是通过用土地、钱粮、耕畜、娶孩择配成家等办法而吸引来的，这些教友有的是为了种地，有的是为了成家立业。总之，在很大程度上，许多人都是为了感恩报德，养家糊口，以为权宜之计才进教的。所以这部分人对于“天主、天堂、地狱”等抽象的概念茫茫然丝毫没有认识。这一点外国传教士也很清楚，从天主教的教义来讲，这叫“信德”不坚固，在特殊的环境下，还会背教的。因此在传教初具规模后，外国传教士便不失时机地加紧对教友进行精神方面的教育及文化教育，以使成年教友信仰巩固，并为争取第二代信徒奠定基础。首先在各堂村庄成立《要理问答》书房（短书房），因陋就简，只请一位有文化的老教友当先生，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教徒参加学习《要理问答》，该书一册四本，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概括

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比如“十诫”，即一钦崇天主于万有之上。二勿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三守占礼之日。四孝敬父母。五勿杀人。六勿行邪淫。七勿偷盗。八勿妄证。九勿愿他人妻。十勿贪他人财物。其总纲是，爱天主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四规”一凡主日（星期日）及一总罢工占礼之日，该望“全弥撒”。二遵守圣教会所定的大小斋期。三该妥当“告解”并善领“圣体”，至少每年一次。四当尽力帮助圣教会的经费。“七罪宗”骄傲、怪吝、迷色、忿怒、嫉妒、贪饕、懒惰。以及七件“圣事”等等。用此来约束每个教徒的思、言、行为，使你服服贴贴做一个天主教的忠实信徒。同时又实行每年要对全体教徒进行一次考核，这是一次天主教友专务神修生活的大集会，天主教把这种集会叫做“下会”。一般利用农历正月农闲时间进行。首先以堂口为单位，将该堂所属教友，普遍进行登记，小孩不包括在内，每人发给一小纸单，上面写着名字，这叫“神功单”。在下会期间，拿着此单抽时到神父跟前做“告解”，并将神功单交给神父，便于核对。每日早晨和下午，均到教堂

礼拜听讲道，如此七天，下会结束。这种正常宗教生活的集合，是要求教友总结过去一年中所犯过的大小诸罪，在下年中决心改正，做好教徒应尽的本分。下会诸事完毕，神父便按所收回的神功单进行复查，这样就知道谁没有参加下会。对于不参加下会的教徒，根据平时表现，给以不同处罚，轻则批评教育，进而在教堂内当众检讨，这叫“喊堂”，如果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而影响极坏者，则收回土地或拆去房顶，甚至将全家赶走。这种办法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三十年代以后，才逐步消失。所以在当时天主教势力范围内，只有外国传教士说了算，教徒唯命是从，不敢违抗，唯恐收地拆房，不得安生。

在抓紧成人教徒学习教规教义的同时，也不放松对青少年一代的宗教教育，除了开办修道院，培养未来神父外，又在各教堂村，办起了男女全日制小学，人们称这类学校叫常书房，凡入学学生黎明即起，进堂念经，课前念经，放学念经，学经、念经成为教会学校的中心任务，当然也兼以文化学习。其办学目的就是为争取第二代信徒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为

给修道院输送修道生，这部分小孩子叫“奶子教友”，就是他们在吃奶时就授洗入教了。天长日久，施以宗教教育，使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教书”。潜移默化，很自然地成为忠实信徒。直到一九四二年以后，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形势所逼，教会学校才有所改革，尽量减少学生宗教活动，增加新学制课程。磴口地区教会学校也采用了新学制课本。当时教会学校有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所明正中心小学（男女分校）和天兴泉、东堂两所初级小学。

(五) 磴口籍神父名单 表1

籍 贯	姓 名	祝圣时间	祝圣地点	祝圣主教	现 在 地 址
渡口乡城东村	段世忠	1911	绥 远	闵玉清	已 故
粮台乡城关村	康景东	1920	绥 远	葛崇德	1966年殁于银川
粮台乡城关村	王文昌	1921	绥 远	葛崇德	1927年殁
粮台乡城关村	孙学帆	1927	三盛公	费达德	1958年后殁
粮台乡城关村	冯进源	1929	西湾子	兰主教	1957年殁于三盛公
渡口乡天兴泉	白 祥	1929			殁于台湾

续表 1

籍贯	姓名	祝圣时间	祝圣地点	祝圣主教	现在地址
渡口乡永胜村	周其智	1931	三盛公	费达德	1971年歿于家中
渡口乡城东村	段云	1931	三盛公	费达德	现陝坝本堂
补隆乡友谊村	宋显	1933	三盛公	石扬修	歿
渡口乡城东村	樊永一	1935	三盛公	石扬修	现三盛公副堂
粮台乡城关村	董阴南	1935	三盛公	石扬修	歿于陝坝
渡口乡永胜村	李枝荣	1937	大同	蔡宁	1978年歿于家中

续表 2

籍贯	姓名	祝圣时间	祝圣地点	祝圣主教	现在地址
粮台乡南滩村	常建春	1937	大同	蔡宁	1939年歿于渡口堂
粮台乡永进村	冯进毅	1942	绥远	穆清海	现在包头
渡口乡永胜村	刘静山	1942	绥远	穆清海	现在银川本堂
坝楞乡东堂村	郭正基	1942	大同	蔡宁	现在三盛公教堂
渡口乡城东村	武慕安	1942	绥远	穆清海	1983年歿于东堂
渡口乡城西村	李文枢	1950	渡口	王守礼	1987年歿于三道桥

续表 3

籍贯	姓名	祝圣时间	祝圣地点	祝圣主教	现在地址
渡回乡城西村	张静源	1950	渡口	王守礼	现在家养病
粮台乡北滩村	李之义	1951	罗马		现在新加坡
粮台乡南滩村	李化民	1954	北京	德主教	现任一中教师

表1 单 女 名 修 籍 口 澄 (六)

籍 贯	姓 名	入会时间	现 在 住 址	备 注
渡口乡城东村	武 方 济	1 9 8 2		已故
渡口乡城东村	武 金 花	未入会贞女		"
坝楞乡东堂	朱玛利亚	1 9 8 2		"
粮台乡南滩村	郭亚加大	1 9 8 2		"
粮台乡兴盛扬	裴 德 华	1 9 8 2		"
渡口乡城西村	陶 培 贞	1 9 8 5		"

续表 1

籍贯	姓名	入会时间	现在住址	备注
粮台乡	张广文	1938		已故
渡口乡南滩村	张淑安	1934		"
渡口乡永胜村	周广信	1938		"
渡口乡城东村	武依撒伯尔	1938		"
渡口乡南滩村	张淑冰	1940		"
渡口乡城东村	武耀宁	1940		"

续表 2

籍贯	姓名	入会时间	现在住址	备注
粮台乡	李广信	1940	杭后	退休教师
粮台乡城关村	李文清	1940	磴口	
粮台乡城关村	陈国贤	1940	杭后	
渡口乡城东村	武美纳	未人会	五原	
渡口乡城西村	樊光临	1941	磴口	退休
渡口乡城西村	李德蕾	1941		已故

续表 3

籍贯	姓名	入会时间	现在住址	备注
渡口乡南尖村	高志清	1942	后旗	退休医生
渡口乡永胜村	武文宜	1943		已故
渡口乡城东村	樊永华	1940		"
粮台乡城关村	李云清	1948		"

## 七、包租土地及收回之经过

庚子赔款后，天主教在磴口地区更多地占有土地，便积极兴修农田水利，继续开垦荒地，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到一九三一年，已占有土地三百余顷，这时土地由无偿发放而变为出租，用土地吸引教徒成了天主教的唯一方法，而且地租又成了天主教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实现了“以地养堂”。

一九三一年，阿拉善旗王位由达理札雅承袭，是为九代十王。为废止庚子赔款合同，派人与天主教协商，重新签订了租地合同，租期为四年，每年交银洋一千三百块，米五石，期满另议。一九三五年合同期满，阿旗派陈爱尔德尼巴图和陈纳筭巴图二人到三盛公与石扬修主教面议，拟对天主教所占阿旗土地，进行彻底清理，但当时阿旗和马鸿逵因磴口问题，双方进行斗争，遂对天主教所占土地未予清丈，并允许继续耕种，双方又签订了五年为期的租地合同，每年交银二千元，粮食二十石，到期另议。但据三盛公天主堂收租帐目统计：一九二一年收租粮食五百五十六石。一九二九年遭灾歉收，收租二百八十六石。一九三九年收三百

三十五石。一九四四年收五百四十二石。渡口堂、补隆淖每年收租粮食数量更多。

天主教在磴口地区向农民收租的办法，叫“分股子”每年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夏田收割时，由佃户将庄稼割倒、晒干、捆好。然后教堂派专人前往，分片包干，到田间逐块进行“点个子”（数捆子），每百捆抽三十，这叫“三七股子”（三七分成），然后由农民套车装好，送到天主堂场面交付。由场上负责人逐个点清上垛，给一收据。每日分股人与场上负责人进行核对，如有未交清者继续催交，直到交清为止。第二次分股，是在秋收以后，办法和夏收时一样。这种分股子办法，是以夏秋作物青苗为标准，种什么分什么，不种则不分。

一九四一年合同期满，双方协定，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个堂。所占土地不论多少，每年交租银五千元，粮食三十石，合同期为四年。

一九四四年，阿旗在营管牛俱设办事处，营管牛俱、东堂、红盛义等处，取消包租土地办法，实行以顷为单位（百亩），每顷地收租银二百元，由佃户直接向办事处交付。

一九四五年，天主教向阿旗租地，合同期满后，阿旗发布训令，其内容有三：一、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处耕地与天主堂承担契约规定业已期满，本府认为有续租之必要时，仍另外商议。二、惟查该等处地向未清丈，殊与政府法令不合，自应遵照实行清丈，以资清理，而符法令。三、至该地向实行清丈以后，如天主教堂接洽续租，本府应予以优先之权，但承租及纳租办法，须与本府租地规定统一办理，以昭划一，而免歧异。

陈纳筭巴图根据上述精神，前往三盛公天主教堂协商，天主堂不同意丈量土地，提出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处地方之土地，按六十顷计算，每年交租银一万二千四百元（旧币）但为两家和好只交七千元。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阿旗又发布训令，其训令，原文如下：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训令(35)秘字195号  
事由：为派该员等前往三盛公等处办理租地事宜令仰遵照由

令本府主任陈那筭巴图

副主任罗永寿、白诚喜、夏格都尔吉布查三盛公天主教堂承租本府公地，历年均不照章纳租，匪为影响本府租收，抑且有违承租规定。现查租期已满，该教堂所租公田，另外转租。又查本府公地出租，原为鼓励农民增加生产，所有承租公地者，向自种为限，不得转租牟利，剥削农民，早经本府规定在案。近查仍有好利之徒，私将公地转租，坐享其成情事发生，如不查明制止，不独农民直接受其苦害，即本府爱民之意亦间接由其破坏，影响所至，殊匪浅鲜，实属痛恨已极，自应查明制止，而符规定，如有故违情事者，着即收回另租，合行令仰该员等前往该处，切实办理，并将办理情形报府备查，乃关要政，慎勿徇情为要。此令。

扎萨克达理札雅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一训令下达后，便由梅林章京陈那筭巴图、白诚喜、副处长罗永寿、夏格都尔吉布为正副主任，组织磴口、四坝总管、四坝防长“达木尔”，中队长杨富存、以及巴格边官，防卡官兵，共七十余人，组成丈地收地工作团，

前往三盛公与教堂主教王守礼、本堂神父樊静安、渡口本堂郝鹏翰等举行会谈。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本堂神父向工作团交待了教会占地范围及其耕地面积，但多以隐瞒少报，不切实际。遂分组到各堂口开始清丈土地。其丈量方法是用骑马拉绳的办法，盐碱地、草边地、沙边地不计入耕地数内，除其三处地方，共丈量耕地面积达四百顷左右。教会提出要求留给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土地三十顷，以维持自耕度用，经报请达理札雅王爷同意后，如数留给教会。将其余耕地全部收归阿拉善旗所有，然后租给农民耕种。阿拉善旗收租委托给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代收，即由渠商入收，集中送交蒙古亭子。阿旗这一果断措施，使阿旗收回了土地权，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天主教在磴口地区的势力。（以上参照政协所藏阿左旗档案资料和巴盟文史资料第九辑116—117页）

　　这年正是王守礼主教到任之初，这一收回非法占地措施，实是非同小可，王见势不利，便另谋他途，将其传教发展计划转向河套和银川。一九四七年先将主教府迁于陕坝，积极投

靠傅作义，又亲自赴银川结联马鸿逵，在傅、马的协助下，相继办起了陕坝普爱中学和银川明正女子中学。并选派郭正基、马仲牧、万斗轩、王甫田、孙仲贤等人，去北京辅仁大学进修深造；输送一批女学生到归绥公教医院学护士，拟在短期内经罗马教廷批准，带领所有外国传教士到宁夏另行成立新教区，河套地区单独成立国籍教区，由此磴口地区的教务，遂处于停滞状态，而王守礼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全国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磴口县开展反霸减租减息运动。天主教堂被实行减租减息，上地不得出租，农民所种教会土地，谁种谁收。一九五二年实行土地改革时，教会除留有自耕田，及其菜园、果树园外，其余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分给农民耕种。磴口境内，所有外国传教士，陆续遣送回国，从此再无外国传教士的足迹。

#### 八、各个时期教堂变化情况：

##### 1、解放前：

庚子年天主教在磴口地区所建七座小堂被拆毁后，又重新依次修复并增设渡口堂、补隆潭两教堂。一九一一年，磴口地区哥老会兴

起，因三盛公居民王广肿纠集教民枪杀哥老会员十人而结下冤仇。为此哥老会声称，誓与洋堂血战到底，遂聚众百人，在磴口地区打家劫舍，烧毁天兴泉教堂及民房，杀死白保子夫妇，继而又焚烧锦恒西天主教堂，然后到渡口堂骚扰，但此地居民已提前逃往大滩寨内避难，幸免遭殃。哥老会大队转移，只留数人点火焚烧渡口教堂，因情况发主变化，时间仓促，匆匆点燃，便迅速离开渡口堂，经教民及时扑灭，未酿成大火，只烧损堂内大木柱一根。事后又将天兴泉、东堂建起。

一九二七年以后，费达德主教在任期间，认为三盛公一带，教堂布局过于集中，且距大堂甚近，既分散财力，又浪费人力，大堂又不能充分利用。遂命三盛公会长兼本堂神甫狄文治（因他耳聋，人称聋狄），将三盛公大堂附近之小堂，除粮台教堂而外，其他小堂全部拆除。

自阿旗收地以后，教会经费来源不足，外汇不济，上海房租费，分配缩减。为维持现状，减少开支，便将天兴泉、东堂、粮台三教堂，改为送“弥撒点”，不再设常住神甫。粮

台、天兴泉由三盛公代管，每周由神甫送弥撒一次。东堂归渡口堂代管，每周由副本堂神甫去送“弥撒”，或行其他圣事。直到全国解放后，磴口县境内尚有粮台，三盛公、天兴泉、东堂、渡口堂、补隆淖六座教堂。

## 2、解放初期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男女信徒仍一如既往自由进堂礼拜祈祷。但解放初期国家经济困难，一时无力修建政府部门用房，而天主堂此时人员大减，闲房甚多，于是中共磴口县委占用了三盛公主教府全部房屋，县人民政府占用了三盛公女校全部校舍，渡口堂大部房屋被三区人民政府所占，补隆淖天主堂房亦被四区人民政府占用。

一九五七年常西满神甫任渡口堂本堂时，因教友进堂人数逐渐减少，原有大堂已不适应当时情况，故重新翻修，缩小面积，并将原堂内中间五大木顶柱、男女分隔七色花栏杆、讲道台等取消，所余原材料全部出售，以弥补翻修费用之不足。

## 3、大跃进及文革时期：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三盛公、渡口

堂、补隆淖等六座教堂的住堂神甫有的被捕，有的下放农村劳动，有的被管制，无人进堂行祭，此时各作业区集体食堂化，天兴泉、粮台两教堂被作业区用为食堂，后又改做库房。

文化大革命期间，磴口县境内，所有教堂均遭浩劫，所有行祭物品及其堂内装饰洗劫一空，一些较贵重的物品也被砸损焚毁，亦有被占为已有的，钟楼拆毁，大钟无踪，除三盛公教堂保存了很少一部分祭衣祭品外，其他诸堂，财物荡然无存。三盛公教堂被公社改做小工厂，主教府房屋被公社拆毁改建其他用房；渡口教堂改为影剧院，所有房屋于一九六八年翻修改建为公社办公室；东堂、补隆淖教堂，均被拆毁，改建它用。所有各教堂之果园、树园，砍伐殆尽。大部分神甫、修女被打成牛鬼蛇神，游街示众、揪斗、挨批、“群专”、刑讯逼供，随之而来，身心健康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最后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 4、三中全会以来的教堂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宗教政策，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磴口县首先开放了三盛公教堂，当时因红卫公社

小工厂尚未腾出，暂时在巴盟天主教爱国会办公室举行圣祭、主日、占礼，男女教友从四方来此“做告解”、“望弥撒”、“领圣体”，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一九八一年巴盟天主教爱国会，拨款二万二千元，将大堂修复，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复活节）正式开祭，由段云神父举行了大礼弥撒，参加教友约二千人左右。

渡口堂也于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正式开放，由郭正基本堂神甫做了大礼弥撒，参加盛典的教友约二千多人，除本地教友外，还有来至杭后、临河、五原以及乌海、银川等地的教友。弥撒完毕，还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会上由中共磴口县委统战部部长宿振民和巴盟天主教爱国会主任郝威、本堂神甫郭正基分别讲了话。

近几年来，由于宗教政策的不断落实，广大神长教友，心情舒畅，再无后顾之忧，在各条战线上充分发挥了主动性、积极性，为四化建设，做出可喜的成绩，许多教友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好家庭；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从而得到人们的称赞。

## 磴口地区天主教堂

### 分布状况及设施

赵钟贤

天主教于一八七五年传到磴口地区时，该地区还属于阿拉善霍硕特旗辖地。民国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设县。当时这个人烟稀少的地区，多系晋、陕、冀、鲁、豫等省的贫苦农民，春来秋归在这里垦荒种地。地貌是一片荒漠原野，遍地丛生的河柳、红柳、芨芨，白刺和稀疏可见的水桐树（胡杨树）。茂密的白刺沙蒿覆盖了沙丘，不少地名至今仍以此种特征得名。如古勒半宿亥（三棵红柳）、冬青梁子、东柳子、北柳子、南柳子、南、北沙湾、茨湾、二十里柳子。或以商号、人名命名者，如祥太东、大盛永、红盛义、永兴镇、天兴泉、三盛公、富太奎、王恒太圪勃、燕家圪旦、丁家圪旦、杨喇嘛圪旦（东地）等等。这里蒙汉杂

居，互通婚姻，友好相处，放牧垦殖。

当天主教堂的神职人员“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们，于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一月二十日来到这里后，目睹这一辽阔无垠之地，既有黄河水灌溉，又有土质肥沃的平原，耳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政权鞭长莫及；欧洲各列强正在争夺沿海地区和中原内地，还没来得及觊觎这块塞外宝地。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块传教布道的理想圣地，便征得罗马教宗及比利时王朝的批准和内蒙古绥远教区——西湾子主教府的同意，由比、荷两国陆续向这里派遣男女神职人员，开辟“边疆公教事业”的传教活动。传教士们一到此地后，遍踏了磴口地区的全境，熟悉了风土人情，掌握了政权形势，分析了各方面的因素，便确定了这一地区的布点蓝图。传教士们很清楚，要想在这里久踞，必须要把教堂的据点摆布适中。并且选择地区既有聚集重点，又有附属网点，所以正如前文所述，把蒙古地区一个总教区划为三个代牧区，又设有主教宗座府，下有领堂（主堂）弥撒点，每一府、堂、点设有会长、管账先生，掌管会务、财会、土地、渠道以及民团武装、教

育、卫生，居民管理等事务。而这一切又集权于本堂神父一人，下属人员只能唯命是从，无权擅作主张。在磴口地区很长一段时期掌管各级党务的主权，悉为外籍神父，国籍神父只是属于被支配地位。

宁夏教区及磴口地区的传教布道点先属于西南蒙古教区，后来改为宁夏教区。它原先包括绥远二十四顷地以西（后以包头以西为界）西至宁夏全境，黄河南岸伊克昭盟全境，陕北安边、靖边、定边，全属于宁夏教区所管辖，主教宗座府就设在磴口县的三盛公。这是这一地区权力最高，机构健全的首府，主教即住在这里，指挥着全教区之行政、教务、外事等事务。

各教堂地点多设在交通要道和人口较聚居的村落镇地，内蒙西段的河套地区，选择了三盛公、补隆淖、渡口、东堂、黄羊木头、乌兰淖、陕坝、三道桥、王良滩、大发公、圣家营子、玉隆永等地。在宁夏省银川北选择了平罗县的五堆子、红崖子、下营子。这些地区文化不发达，人民处于愚昧状态。清末民国以来，灾荒频仍，盗匪崛起，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生命财产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天主教传入之后，略事施舍救济，加以组织便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天主教在这个地区鼎盛一时，以致这个地区的人民只知有天主教、梵蒂岗、罗马教廷，而不知当朝执政者为何人。显然这里已成为天主教王国。兹就我县各教堂分布和建立情况叙述如下：

（一）三盛公教堂：初建于一八八〇年，大堂面积675平方米。它座落在黄河北岸，辖区西临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北至黄土档，地处河套平原西端，为绥宁走廊水旱两路必经之地。旱路由原绥远、包头、前旗、五原、临河、杭后途经三盛公黄河北岸，西经粮台，二十里柳子、上江、傅家湾子、磴口（现在左旗巴音牧仁苏木原磴口县府所在地）官地、稗子地、乌兰木头、乌达（原三道坎）、二子店、石嘴山，直达宁夏的银川市；水路由包头逆流而上，贯穿整个河套，与伊克昭盟隔河相望，穿宁夏全境，而进入甘肃。在三盛公河岸的巴拉贡口子设有渡船，若取道伊盟西赴，可从此乘渡过河，途经喇嘛庙萝卜召、百眼窑、棋盘井、拉僧庙，渡河到达石嘴山，取道旱路可达银川。

因此三盛公为当时磴口县各商号、甘草场、蒙汉贸易、人口聚居的重镇。主教府设在这里居中心地带，可以囊括后套、伊盟、陕北三边、宁夏银川以北地区，是传教布道的理想之地。从磴口县全县地理环境来看也居于中心区，所以“圣母圣心会”的比籍传教士德玉明、桂德贞等到此不久，便选择了这里为“长治久安”之地，安营扎寨，设点传教。经几度春秋，几度寒暑的苦心经营，教务发展大有成效，遂决定修一规模宏大的教堂，以拓展这一地区的教务。

一八八八年，德玉明主教设想另行建一座宽敞雄伟的高大经堂，地址选择在离旧堂二里许的一个大土丘上。德积劳成疾病故，由荷兰人韩默理继任，委派谙熟于建筑技术的兰广济神甫设计了图纸，于一八九〇年先行备料，一切木石用料都取自宁夏兰州水上运来，就地招聘土木技工，廉价雇用逃荒饥民破土动工，历经三年多时间，完成了此一在河套地区极其宏伟高大的建筑物。

圣堂面积占地一亩多（675平方米），成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根基深挖近两

米，底部用经久耐用的大块炭作基础，炭上鋪着有规格的条石，石条上砌着横平竖直的精制砖。堂高三丈（10米）堂顶用铁瓦覆盖，窗上镶嵌着五色花纹的玻璃，室内布置得整齐美观，有各种神态严肃庄雅的画像，设有祭台一座，小祭台四个。祭台下面圈有三间大的墓穴一处（外国教士尸体寄于此处），堂院大门口上建一钟楼，高三丈许，上悬两口铜钟，敲起晨钟远在十里之外亦能听到声响。大堂内能容纳善男信女三千余人颂经祈祷。在极盛时期这一教区的虔诚的教徒从四面八方云集在三盛公城里，车水马龙，人流如潮。特别在逢四大瞻礼或庆祝大典时，于凌晨开始顶礼膜拜，跪在堂内院内的信徒唱经声朗朗动听，乐奏声悠扬嘹绕，充满堂内，让人叹为观止，留恋忘返，可谓这一地区盛况空前之聚会。

大堂东侧建有男校一所，设有教员室、教室、学生宿舍。距大堂三百米处的东北角建有小修道院一处，布置有小圣堂一座，正中间为院长办公室，修道生的寝室，一边有自修室，有并课堂两座和图书室，另一边亦建有修生的寝室。校院宽敞远离其他房舍，独占一院以示离

开俗间，超然尘世；大堂西侧建一女校，另辟一院，其间有修女室，女学生寝室，自修室几间，课堂几间，还有如早在一八八八年以来收容的男女弃婴开辟的育婴院；大堂北侧正中间处建有主教小堂，主教办公室、卧室、神甫住房、会计室、藏书室、灶房、餐厅等。

三盛公教堂既为主教府所在地亦为这一地区的主堂（领堂），它的半径管辖圈内，西有金沙庙、南粮台、兴盛扬、富太奎、西南有双合成、旧地（1886年建）、圣母堂（1887年建）、东有南套子，东北有天兴泉。其中南粮台建于一八八六年，经堂面积200平方米，当年贝清明在此任本堂。天兴泉建于一八八六年，经堂面积250平方米，胡司铎曾任此本堂。一九二七年之后，迭因兵荒马乱，土匪蜂起，上述一些地区改为日常送弥撒点，逢大型瞻礼、庆典，教徒都来三盛公颂经祈祷献仪。

围堡：建立围堡巩固教务。一八九六年河套地区以三盛公教堂为开端大兴修筑围堡工程之举，一为防范出没无常匪徒之骚扰；二为管理教务之便利。所以，大肆招募工人进行建筑。三盛公围堡建成后周长达三华里之许，留

有东西两门，墙高两丈，宽五尺，墙顶端有六尺高的隐身墙，四角建有守卫炮台，民团武装值勤人员可以在城顶部巡逻放哨。堡内以东西门通衢为界，北部区悉为教堂所占，北墙内植有桃、李、杏、枣等果树。菜园内栽培着葡萄，自行酿造葡萄酒，并雇有园丁种植食用蔬菜，南部一半为教徒居住区，约百十户之多。

### 历任主教

#### 一、西南蒙古——绥远宁夏——呼和浩特教区

德玉明	主教	1 8 8 3 — 1 8 8 8
韩默理	主教	1 8 8 9 — 1 9 9 0
闵玉清	主教	1 9 0 1 — 1 9 1 5
葛崇德	主教	1 9 1 5 — 1 9 2 2
穆清海	主教	1 9 1 6 — 1 9 3 0

#### 二、宁夏教区——三盛公——陕坝

费达德	主教	1 9 2 2 — 1 9 3 0
石扬修	主教	1 9 3 1 — 1 9 4 4
包恩波	临时代理	1 9 4 4 — 1 9 4 6
王守礼	主教	1 9 4 6 — 1 9 5 2
傅亭维	副主教	1 9 4 8 — 1 9 5 5

孙雪帆	代理主教	1956—1958
徐声波	代理主教	1958—1962
郝威	副主教	1962—1989
郭正基	主 教	1989年4月任

### 历任三盛公本堂

闵玉清	方司铎	石扬修	贝清明
罗明坚	狄司铎	吕文化	文海迪
樊静安	韩斯廉（以上均为外籍神父）		
谢久敬	常西满	孙雪帆	徐声波
王世彬（以上均为中国神父）			

一九八二年至目前先后有石玉安、郭正基。

（二）渡口教堂：渡口堂为磴口县仅次于三盛公教堂的第二大堂。渡口总面积十七万多亩，在三盛公之东。东南邻黄河北岸，与伊克昭盟之杭锦旗隔河相望。西靠大滩渠与磴口县原第三乡交界，南毗邻东地之杨留柱圪旦（东柳子），在旧社会属磴口县第二乡。全境土地平坦肥沃，居民集中，人民生活富庶，除了个别回民户，山西保德县久外，其余悉为天主教徒。最初有教徒八百余人，最多时达二千五百余人。渡口一名是由一摆渡蒙人一毛脑海而得。

渡口堂于一九〇二年建立（亦说1903年建立），当时的渡口堂全境还是一片茫茫原野，遍布红柳、河柳、白茨、芨芨等灌木杂草和沙丘。人行及车辆来往还得绕着棘草空隙沙丘两侧行进。建堂伊始由梅禄曼神父（比利时人）主持，从开始教务较早的三盛公信徒中发动了一批强壮劳力，自带口粮早出晚归，斩棘削荆，铲高垫低，开辟了一条由渡口通向三盛公的便道。并由老教区——现凉城县岱海滩移来的教徒中动员了十八户定居在渡口垦殖。这批人的后裔，如胡三喜、段二、武四、高从礼、高从智、刘四圪旦、韩克罗、胡宽子、张宣、武元仁、张爱、胡正义、张进为、张福寿、张三海、张义子、邢寡妇、邢虎般、潘寡妇等。其后人健在的，目前还住在渡口。

渡口堂，一九五七年翻修缩小即现在的经堂，长35.6米，宽12.4米，计441平方米。经堂座落在城北端，堂门口有两株高约34.5米，粗围约2.85米的钻天杨。经堂后侧建有神父修女住宅，分隔在两侧。厨房、饭厅、储藏室，育婴室应有尽有。一所完全小学建在堂院东南端，女校在西南侧，书房

一所，附设有诊疗所一处。一九二九年本堂神父吕文化修起东西宽80步（1360米），南北长100步（1700米）。周长约三里许的小围堡，将天主堂、神父住宅、男女学校，两个花、菜园以及部分教民住宅包围在内，初占地约一百市亩，后邓德超第二次任本堂，扩建城垣，于一九三〇年动工，一九三一年竣工，又修起较大的城堡，将小围堡和村内居民全部包括进去。建堡费用曾按居民占地多寡摊付一部分外，不足部分由天主堂支付。城堡东西宽280步，南北长380步，隐身墙高六尺，城垣墙基舖底八尺，高1.2丈。扩建后的大围堡周长约四华里，四角建有碉堡炮台。一九二六年左右由马神父（比利时人）组织起民团武装四、五十人，可在上面巡邏放哨守卫。留有东、南两处城门，西、北各留有小门，城门紧闭，出入行人得经侦询。城垣北外侧辟有大树园一处，用地五十亩，种植的杨、柳、榆树，杂草茂密没膝，雉鸡野兔奔窜其间，为神父们持枪狩猎游兴之好去处。垣内辟有五亩大的菜园两个，种植的葡萄每年酿造葡萄美酒供祭祀和神职人员享受。另辟出较

大的菜园一处种有各种蔬菜，所以这一教堂（领堂）到一九四六年人数之多，地域之大，收入之丰，权力之高为全县其他教堂之冠。城内有南北街一道，南门直对经堂，东西街一道，南北街两侧有小型商店数处，食品干货店两处，大烟馆两处（庞富、王全福），绒毛商有天义盛一家，这些商号多与伊盟境内，陕北神木商贩和驻扎军队中之军商打交道（教民在教堂之禁令下不得吸食种植大烟）。并有私人开设的碾磨坊数处，大榨油房三处（天义圣、武元仁、高从智），范三眼、徐存才、赵仓等人开设漏粉坊三处，药铺一座。

为了灌溉方便，清光绪29年即公元1903年马神父入主教堂之时开挖了一道新干渠即渡口渠，由南向北贯穿全境。此处政治、经济、水利、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一揽于教堂之手。国民党政权虽在此设有乡公所一处，辖保两个，甲二十个，而乡保人员悉为忠实的教徒所担任，所行事务需与神父或会长、先生协商办理，才得以顺利进行。

渡口堂历任神父有比利时人梅禄曼，荷兰人邓德超，有吕文化、马神父、邓德超（二

次) 贝清明、郝鹏翰、文海德。还有国籍神父常西满、石玉安。

渡口教堂历任会长有魏金柱、张太、段拉万、燕二树、徐四牛、李九合父子二人，吕来栓、张永清、李枝秀、樊五、朱福贵。

一九二八年前渡口区域内只在杨留柱圪旦、骆驼脖有八株柳树，之后在天主堂的倡导下，开始营造林园。继之有武元仁、任二虎，段文廷、周三喜、李喜智、张永清等富户营造有林园，目前这里林木丛丛，每到夏天，渠堤道旁林木成荫，一片好风光。

三、东堂：为传教士先驱者德玉明、桂德贞等三司铎是1875年来西套时落脚之处。原建有经堂一处，面积250平方米，并建有男女校舍。于中华民国22年即公元1933年在原断壁残垣的基础上，复修小城一座环城大约三里许。东堂西侧有营官牛犊，北侧有红盛义，南端有丁家圪旦、温家圪旦，东南五华里处有韩家圪旦，东有郭家圪旦，为原国民党时期之第三乡二保区域。这里曾住有神父修女。

(四) 补隆淖天主堂是磴口县境内第三座大教堂。一九〇四年由比利时籍神父郎国安修

建，经堂面积三百五十平方米。它位于磴口县出境处前往杭后、临河边境之乌拉河西侧，为磴口县第五乡所在地。它的区域为西至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之沈家河右侧，南端至坝楞乡之红盛义；东部靠总干渠，北至艾家湾子两苗树，总面积5500余亩。境内居民多为信天主教者，少部分人信奉佛教。土地权分掌在天主堂和地主袁、吴两家之手。沈家河插西部边缘而流入今协城乡境，经堂座落在绥宁公路西侧。一九二九年由戴德超神父修建起围堡一座，周长二里许，经堂、学校，男女神职人员住所、诊疗所均包括在围堡内，居民围住在围堡的南、北、西三侧，马路（公路）西侧居住着回民若干户。补隆淖教堂次于三盛公，渡口两堂的规模，但它是联接临河、杭后各教堂之纽带。旧社会磴口县虽与临河、杭后跨省在政治上分省管辖，各不相关，但宗教事务的联系与管理并没有因此而受阻。补隆淖半径之内管辖的召滩堂就座落在临河境内，这里也建立过简易经堂，迭因河槽改道，杨家河、乌拉河平口引水之变迁，教徒居民不多，而改为补隆淖教堂之送弥撒点。补隆淖教堂自建立起来后，

就常住有神父、修女、教书的先生，就地选用了会长、管帐先生。历任本堂有外籍神父郎国安、于广义、梁明善、戴德辉、高明道。中国神父有郝若旺、孙雪帆、李枝荣、武慕安、冯进礼、李文枢。教徒发展到一千多人，而召滩一处另有教徒四百余人。这个堂的特点是中外神父参半，大概是这处教堂经济来源不大，教务又不繁忙所致吧。一九七二年拆毁。

历任会长、掌柜、先生有

刘王正 赵二楞 何起俊

以上四个教堂——三盛公、渡口、东堂、补隆淖的布局基本上囊括了磴口县四个乡——二、三、四、五乡全境，及阿拉善旗之磴口地区四个巴格——磴口、道劳宿亥、哈拉霍尼图后改为巴彦套海，沙金套海的一半之地归属了天主教堂。特别在庚子教案割地赔款之后，这里成了天主教王国，各教堂的掌权司铎也悉为外籍神父，住在主教府所在地三盛公的外籍男女神职人员，权限高于国籍神职人员，不平等条约给国家蒙受了灾难，给中国天主教也带来了屈辱。如从甘肃调来的外籍女神职人员要教徒称呼“姑奶奶”，住在上院，而本国修母就

被呼之为“修女”，住下院。外籍男女神职人员趾高气扬，而国籍男女神职人员俯首听命，自尊心，民族感受到了损害，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屈辱，这是特点之一；天主教自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经利玛窦传入中国，到一九四六年，一切教制不能走上正轨，常是代理性的。例如教区名称，从一开始就称“蒙古教区代牧区”，意即代替罗马教皇在内蒙教区执行任务的区域。以后虽称为“绥远教区主教”，但按教会公文写法，仍然是代牧，而不是地方性的自立自主的主教，与欧美独立国家的天主教区主教名称不同……此其二：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都订有传教士们在各地传教自由和受到保护的条文，因此，传教士们身带武器遍踏中国各地，比之中国人在国内行动迁址还要自由得多，遇有外事交涉不是以法国为首的各国使馆出面支撑，就是胁迫清廷总理衙门饬令各地依从外籍传教士们的“要求”。这些有辱国格不平等行文在阿旗档案中存有大量的资料，外籍传教士们为传圣教而采取的这些手法，给宗教蒙上了政治色彩的阴影。居心所在昭然若揭，此其三也。不经当地政府批准，

擅自移民开渠垦殖，建教堂、筑围堡，拥有民团武装武器，虽说抵御匪患，但亦属特权之表现。磴口县建制，宁夏建制，马鸿逵入主宁夏政权后又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争夺和控制，这就使当时的阿拉善旗执政的扎萨克达理札雅等上层官员们忧心忡忡，不得不加重对这一地区的防范，这样就形成了磴口地区的特殊环境——马鸿逵、天主堂、阿拉善旗互相角逐的三股政治势力的局面。磴口县的人民自然也就俯首在这三种政权下生活，直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结束了这一地区的特殊政治局面。

### 民团武装之建立

清末民初以来，盗匪蜂起，散兵游勇横行乡里，殃及人民，生命财产难以自保；这种祸患在口外地区尤盛。自义和团农民起义，哥老会马化龙造反以来，边外这块政权鞭长莫及的地区，就成了土匪随意出没的地带，不少传教士和教徒死于匪难者日有所增，为了防范不得不建立围堡、武装。那么各地区的围堡相继建立起来了，就得组织武装，因此，各地天主堂

就从当地教徒中选拔青壮年日夜轮流放哨。平时每堂口约十儿人，有事召集，无事回家生产，是一种不穿军服的自卫队，任务是侦察来往陌生人，不知底细者，不准进入堡内，这是武人的由来和运用。

有了武人，就得有武器，二者不可缺一，才能保平安。天主堂的武器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筹集而来。庚子年以前外籍传教士来华时都自带有自卫枪支和猎枪。庚子年以后，经过教案处理，从官府领回一部分自卫枪械（180支），如“二人台”、“火枪”、“老毛瑟”等分给了三盛公30支，一部分是从散兵游勇中购置而来，多为教徒所拥有。1915年马福祥任宁夏镇守司令，马与邓德超交往深厚，马去归化城（现呼和浩特）时路过渡口，邓率领教徒远出欢迎，接待在堂内，盛情之下邓向马索要了二十支枪和部分弹药。其他教堂多向散兵游勇手中购置而得。天主堂有了围堡，有了武人，有了武器，就有了自卫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教徒，安定了社会秩序，一度使磴口地区的人民安居乐业，安心生产，生活得

以好转。加之当时的阿拉善旗的保安队能随时  
追剿匪患，维持社会秩序，使这一地区一度呈  
现升平状态，生产生活有所上升。

1988年11月

## 磴口县天主教办学史略

易人整理

天主教传入中国始于元代，元亡而中断。明万历十年即一五八一年再次传入中国，最早在我国沿海一带地区传教，随着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天主教随之传入到内地，到一八七五年传入边疆塞外的磴口地区。

天主教传入磴口地区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原，人烟稀少，教会采取移民实边，开始耕种、垦荒、开渠，逐步在县境内选择适中地点建教堂，修筑城堡，当时在磴口地区先后建成大小教堂九座，有外籍神甫九人。管理教务，主持宗教活动的都是外籍神甫，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教范围逐步扩大。为了吸引农民信教，教会采取拨地或租赁土地给农民耕种，为了扩大宗教的影响，进而培养忠实信徒，教会在积极开展教务活动的同时，创办各级各类学校，招收大批儿童入学，随后又兴办大小修道院，诊

疗所，旨在培养中国神甫，其目的是壮大和发展天主教的影响和传教势力。

天主教会虽然以传教为主，以培养忠实信徒为目的，但能拨款兴学，客观上对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这交通闭塞，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磴口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兹将天主教堂所办学校简述如下：

## 一、普通小学

### 1、三盛公小学

一八八〇年，天主教堂首先在我县三盛公办起三盛公小学，其中分设男女两校，学生来源主要招收教徒和附近居民子女。建校初期学生只有三四十人。教学内容以经言问答为主，兼学文化课，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民国建立后的一九二四年才开始学国文、算术、史地。女生兼学缝纫、刺绣、手工工艺，同时也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学校行政权力由本堂神甫掌握。办学经费，包括教师聘薪，学生膳食费，乃至部分贫寒学生的衣着费用悉由教会捐资帮助，这就为教友和教外子女入学提供了方便。一八九三年，三盛公大堂落

成后，学校又重新修建了崭新的男女校舍。男校教室八间（大堂东侧），女校四合院一处，（大堂西侧）。这些校舍的建筑坚固美观，算得上当时当地仅有的宏观建筑，至今近百年依然犹存。男校教师多属清末老学究和忠实信徒。女校教师均系中外修女。学校从培养忠实信徒出发，给学生灌输信德、哲理，学习宗教礼仪为主旨，也对学生进行道德操行的教育，学制为六年。男生毕业后一部分继续升入小修道院学习，一部分则回家劳动。女校学生毕业后，如自愿守贞，即由教会保送萨拉齐（今土默特右旗）巴拉亥女校学习，该校是一所培养修女而专设的学校。

一九二四年，女校改名为女子高级小学，学生来源主要是吸收河套各教堂学校毕业出来的教徒女学生。学生人数由五十人增加到近百人。校舍及教学设备完善，环境优美。所学课程除按国家教育部规定之外，兼学圣经要理和唱经。学生一律住校，膳食费，书籍用品悉由教会供给。学校设有专职修女负责管理，制度严格，学生一经入学，不得请假离校，只得寒暑假方能回家探视。家人来访也得按指定地点

和时间进行谈话，不得在校住宿。学生下课休息或课外活动都要集体游戏，不准擅自行动。宿舍、饭厅内不准随便谈话，不准和男校学生互相往来。所定校规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如有违犯就受处罚。

由女校毕业的学生如自愿深造，经教会审核批准后保送宁夏师范学习或呼市公教医院学医，旨在为教会培养师资和医务方面的中级和高级专业人才，使他们在当修女后从事教学、医务工作，为教会忠实服务。该校历届毕业生中守贞当修女的就有：武方济、魏明哲、樊光临、李文清、张敬珍等十余人。从该校毕业后升入其他院校并有所成就者亦为数甚多。如傅希贤现为北京医学院大夫，韩梅芬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韩梅芳苏州美专毕业，陈玉琴北京辅仁大学史学系毕业，现任大同中学教师，周广英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现在北京制药厂工作，李桂珍现任宁夏中卫医院院长，李德芳等数人均在呼包二市从事医务工作。

## 2、渡口堂小学

天主教在磴口地区成立的小学中，规模最大的是渡口堂小学。该校于一九〇五年开办，

男女分校。

渡口地区天主教徒比较集中，渡口天主堂为使信教儿童从小受到宗教教育，开设短书房，利用农闲季节招收部分未入学儿童进短书房学习，学习内容是经言问答，这是入小学前的基础训练科目，一年期满后，背诵成绩合格愿上学者送入小学（当时称为常书房）。

这所学校虽创建时间较早，早期规模不大是一所初级小学。当时办学条件简陋，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教堂才购买了当地农民张文忠民房院落一处，作为教室、办公室、厨房、库房，并开辟了体育场，增加了班级，扩大了招生名额，由初级小学扩展为完全小学。

开设课程和国立小学相同，教材采用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行的统一教材。招生对象除教徒子女外，开始招收教外学生入学。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由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教外学生上学不勉强他们学习宗教礼仪和过宗教生活，对教外学生平等相待。学制为六年。从该校毕业的学生一部分考入陕坝（现杭锦后旗所在地）普爱中学或其它中等学校。

3、补隆淖小学、东堂小学、南粮台、天

兴泉小学。

补隆淖小学是天主教在磴口地区创办的规模较大的第三所学校，该校创建于一九〇六年。

东堂小学、南粮台小学、天兴泉小学于一八八六年先后建立，都是单班的小学校，各校学生不过十人。上述几所学校除南粮台学校外，其他几所小学逐年都有发展，解放后都成为全日制的完全小学。

一九四二年，宁夏教区所属天主教办的中小学校名一律冠以“明正”二字。天主教在磴口办有三盛公、渡口、补隆淖三所明正中心小学、和东堂、天兴泉两所明正初级小学。上述五所学校于解放后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份交由人民政府接管，从此教会掌握的教育权才归属了国家。

## 二、三盛公修道院始末

天主教传入中国，教会享有很多特权，所有一切由教会管理，教务活动大多由荷、比、德等外籍神甫掌握。外籍神甫也深深懂得天主教要在这一地区源源传下去，扩大其影响，壮大其势力，单靠外籍神甫是力所不能及的，必须

培养当地国籍神职人员，补充扩大传教队伍，因此在各大教区相继创立大小修道院。因此，原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闵玉清在主教座堂所在地三盛公，于一八八七年成立了小修道院。初期因校舍尚未兴建，人员配备不齐，便暂时和三盛公小学合并上课。仅一个班，学生十人，开设课程除国文、数学、史地外，还加学拉丁文，并专设神修课，学制为六年。学生毕业后有志继续进修，经多方考核符合条件者，由教会保送进入高一级修道院，即神哲学总修院。三盛公小修道院第一届毕业生段世忠、冯辅义等五人就是进入总修院学习的。

一九一一年，段世忠、张怀义二人祝圣为司铎，是西南蒙古教区所属的河套第一批国籍神甫。段正是现在陕坝本堂神甫段云之伯父。

一八九三年，因学生不断增加原校舍容纳不下，乃另行修建校舍。新校舍建有院长室、课堂、寝室、膳堂、小圣堂等。采取隔年招生办法，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增加了班级，增设了课程，扩大了招生名额，配备了专职教师，使学校步上了正规。

一九〇五年，闵玉清决定将西南蒙古教区

东迁萨拉齐（现土右旗）二十四顷地天主堂，其原因是该地村庄多，人口集中，利于传教。当时由于二十四顷地天主堂进行维修，故将三盛公小修道院临时迁徙于萨拉齐小巴拉亥，直至一九一〇年二十四顷地修道院校舍落成乃将小修道院由小巴拉亥正式搬迁二十四顷地。自此，西南蒙古教区所有小学毕业生，凡自愿修道经过考核合格者，即送入该院培养。当时院长是吕文化，后来由徐飞鹤接任。课程除原设课程外加设法语一门。学生由三十名增加到六十名。康景东、郝道宾、王文昌、傅亨维、苏玉亭等人就是在该院毕业后继续升入总修院的。除苏玉亭外，其他几人均于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先后晋升为司铎。一九二七年孙雪帆、白祥晋升为司铎。一九三〇年郝若望晋升司铎。一九三一年周其智、计善如、张升文、段云晋升司铎。一九二二年，天主教在上海召开主教扩大会议，重新调整天主教区，乃将西南蒙古教区划分为绥远、宁夏两教区。

绥远教区包括归绥（呼市）、包头、武川、固阳地区；宁夏教区包括宁夏、河套（现巴盟地区）以及陕北定边、靖边和安边一带。

同年原蒙古教区通力合作在山西大同建立了大同天主教神哲学院。自此，绥远、宁夏两教区小修道院毕业生均转入大同神哲学院总修院学习哲学和神学系。一九二二年宁夏教区，由甘肃凉州调来荷兰籍神甫费达德任主教，主教座堂设于三盛公。于一九二四年在三盛公又恢复了原来的小修道院，首任院长为冯文汇，招收新生二十名，分设两个班，即大班、二班。大班四人、二班二十人，计二十四人。课程设置有国文、数学、史地、动植物兼以幼学四书，东莱博义、千家诗纲鉴易知录，并开设拉丁语。除上课自习外，要按时诵经祈祷。由四年级起加学法语，后改学英语。招生制度隔年一次，招收名额约二十人。院长先后由比籍神甫冯文汇、罗明坚、德维则、樊静安、裴高德担任、直到一九四六年才由刘静山担任院长，从此小修道院的领导管理权才由国籍神甫所掌管。

这所小修道院从成立到一九五一年停办，历经六十四个年头，先后为总修院和大同总修院输送修士近六七十人。其中神学毕业晋升司铎者四十五人，直接出国留学二人。有的修士晋升司铎后先后考入原北京辅仁大学深造，

也有的考入其它大专院校深造。这所修院为教会和社会培养输送了不少人才，在宁夏教区的教务发展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 三、三盛公公学简介

自西南蒙古教区划分为绥远、宁夏教区之后，当地人口逐年增加，这两个教区的教务活动很活跃，教徒数量也随之增加，教徒和当地群众子女入学要求越来越迫切，加之教会要为修道院培养输送修道生，原三盛公小学已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天主堂将原小修道院的校舍加以扩建创立了三盛公公学校。学制为三年。招生对象是河套各堂口小学四年级以上学生（包括四年级）。校长先后由吕文化、石扬休、冯文辉担任。教师聘任神甫宋××、孙××、冯辅斌、王太喜、刘静仁等担任，学生约七十人。教材采用国民党教育部规定的统一课本，除开设国文、算术外，还加学四书，唐宋八大家诗文，教会经言要理也穿插进行。学生毕业后，如自愿报名修道，经教会核审批准，保送二十四顷地小修道院学习。由该校进入修道院的有孙雪帆、宋显等十人。未能考入修道院的学生教会择优聘用为各教会小学教师。当

时河套各堂口的小学教师基本上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一九二四年，三盛公小修道院恢复后，该公学迁至陕坝，改名为陕坝公学。一九二五年更名为普爱小学。

#### 四、三盛公教堂收容婴孩情况

天主教在各大教堂一般都办有婴孩院，收容被遗弃的或农家生活贫困无力抚养的男女孩童。这些婴孩入院后就领洗入教，在教会的抚育下成长，从小受到宗教思想的熏陶，到入学年龄进入教会办的学校上学，在教会的培养下，有的女婴孩当了修女，有的男婴孩从事了宗教职业，其余大部分由教会给择配成亲，成为公教家庭。

磴口县天主教堂，由于诸多因素，在三盛公地区并没有建立婴孩院，但在磴口地区各堂口都收养了不少男女婴孩。

一八九五年夏季由绥远教区所属的萨拉齐二十四顷地婴孩院，迁送来三盛公地区天主教堂“大女婴孩”四十多名，分配于各堂口。生活完全由教会负担，受宗教教育，几年后都与当地教友成亲。教会为照顾其生活分给土地、

耕具、从事农业劳动。

当时三盛公教堂收容的婴孩有：在伴子、三女子、张巧巧、二板脸、兰存、占头、四瞎子、二大头、三大头等。渡口教堂收容的婴孩有张聋子、楞圪旦、高二、苏当柱、詹美姐、哑子、王丑丑、武路济亚、毛瞎子等。

一八九五年以后萨拉齐二十四顷地和小巴拉亥的婴孩逐年向该地区教堂迁送。

婴孩成年教会给择配成亲建立家庭，就成为世代的公教家庭。所以当地人编有顺口溜“二斗米入了教，没老婆问神甫要”广为流传。

## 磴口县天主教堂的农林水牧

朱永丰

磴口县的特殊情况，造成了天主堂的特殊地位。国民党时期的马鸿逵，阿拉善旗王爷府的达理札雅，天主堂的主教、神甫，在这个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农林水牧，形成了三股势力。互相间的斗争又时而激烈，时而缓和，但各有势力。如马鸿逵的县政府要建在今坝楞乡的广庆元，由于达理札雅的阻止，而县政府不能建迁。在天主堂的区域内，王爷府的势力，马鸿逵的势力，又很难深入进去。但有时也互相勾结，如马鸿逵又是邓德超（荷兰国）神甫的干儿子。王爷府，国民党县政府，天主堂均有刑具，并有处理人的权利。1918年河北大名府人江四、樊大个子二人，因偷盗害死人命，未经官府，就被三盛公教堂的本堂神甫贝清明（比利时国）自判处决。

从补隆淖乡至上江这一地带，居民多数为

天主教徒，所以这一带的人民有三股势力来统治，马家要羊皮、抓兵，天主堂、王爷府收租要粮。

至于天主堂的势力，在《宁夏纪要》①这本书内这样记载道：“天主教在本省亦占相当势力。著名之三盛公教堂，为西北天主教的大本营。此教区所辖为宁夏、绥西、陕北三地，共有教徒四万余人。大概宁夏、绥西一带，只要有相当整齐的堡子及繁茂的林木所在，就必有天主教堂。三盛公天主教堂在磴口北120里，附近土地原属阿拉善旗王公辖境，庚子之乱，该处教堂亦曾受相当骚扰，和约缔成后，此间教堂亦要求赔偿，遂定由阿拉善旗赔偿损失银五万两。当时阿旗王爷是现在达王之祖父，随交现银二万两，尚欠三万两，于是将三盛公一带土地作抵，美其名曰租赁，租于比籍教堂，年收租金二千元。于是教堂遂拥有该处土地，招募人民，开渠道，垦荒地，筑城塞，植树木，设学校，立医院。迄今阡陌纵横，绿荫蔽野，且因禁种罌粟，田原不见毒卉，成为沙漠中之乐园。三盛公堡内居民百余户，教士男女各八、九人，均为比籍。有自设之中小学校

教育教民，并设有各季夜校，利用余暇，课人读书，现宁夏及绥西一带，所有识字的人民，除少数外来“移民”外，大半是教徒及其子弟。……

教堂周围，菜园花圃，随处可见，景物宜人，俨然世外桃源。直辖人民达四千余，过去对其教徒尚有政治上及司法上之权力，不受地方政府政权统治，有“宁夏梵谛岗”之称。此种特权，虽已放弃，但“潜势力”仍大，近年三盛公堡内已有宁夏省军队入内驻防，而磴口县政府搬迁治于三盛公东北15里之广庆元②以便控制”。

“后套中一大特色，即为天主堂，总堂在三圣宫（笔者注：三盛公）。临河西境乌拉河磴口之间，尽为天主堂势力。甚有天主国之称。此间种地农民，非入天主教不能种地。事实上（非法律上）这一带居民尽为教徒，教堂为唯一可以指挥民众的机关，神甫为最高支配民众力量的首领。一般农民只知有天主堂，而不知有政府；只知有神甫，而不知有官吏。教堂于宗教之外，兼办水利、农业，以至于保安等工作，三圣宫教堂所在地，外围以深壕及高

厚之城垣，集居民数百家于中，有城门，有炮楼，俨然正式之‘域国’”。③

也有称三盛公为“天主王国”。④

三盛公天主堂的势力，扬名于国内外，有一个美国旅行家，在内蒙倦游的归途中，投函上海西报，谓“河套附近，有一个独立的小共和国，尚未为世人所知”。⑤这个小共和国即指的“三盛公天主堂”势力。可见其三盛公天主堂、磴口县政府、阿拉善旗王爷府，其政治、经济之势力，足以成为“三权”鼎立之势。

### 一、天主教堂的土地及农业

天主教传入三盛公地区已有114年的历史，所建教堂将近百年。在这近百年中变化很大，土地问题很难寻出确切的数字。1894年天主堂又向阿拉善旗租到三盛公周围的几处地方，所占地方计有三处：一是南粮台，一是金沙庙，一是付家湾，并在粮台设立教堂。⑥但在磴口县来说，在三盛公天主教地区，南自付家湾、上江，北至补隆淖乡，东至黄河岸，西至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土地中有粮台、三盛公、天兴泉、渡口、东堂、补隆淖等六个堂

口。这些地区中除极少数的教外居民外，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他们所种土地，是属天主堂的股子地。所以这里也流行着一句顺口溜曰：

“天主圣母玛利亚，神甫给我拨地呀！”这话虽然有些讽刺的味道，但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入教就有地种。

1949年底，磴口县的可耕地面积为162974亩。这样估计天主堂占有土地约面积6万亩。这些土地是农民种，天主堂分股子，种什么，分什么。如种糜子、小麦，就分糜子和小麦，这样做叫分个子，按三七分，即有100捆小麦，天主堂分30捆。另外天主堂自己也种少量的庄稼。如三盛公堂、渡口堂等，均雇有长工种地，并有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

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⑦一书中有这样记载：“三盛公一带数百里地方，素为天主教势力范围，西人仅年纳租金二千元于蒙王，遂拥有该处土地，年可获利40万元”。又载：“宁夏磴口县，该县自磴口以东，乌拉河以西，贺兰以南，黄河以北，除沙漠渠道外，面积约有千余方里，合50余万亩，向归阿拉

善旗直辖，自庚子变动，教堂赔款未清，竟归外人整理，每年仅向阿旗包租银一万余元，而收入乃得40万元左右”。

《西北丛编》一书中载：“此间有天主堂一所，⑧清光绪29年建，教徒60余户，有田地30余顷”。⑨

公元1918年三盛公教堂拥有田地20余顷。⑩

……“十里粮台。居民30余家。亦有教堂，属三道河管理。神甫比国人。教徒百余人。田地十余顷，系向蒙人永租，每顷交银十一两。（根据清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1905年，三盛公天主堂与阿拉善旗王爷府签订之合同中，有“地无租，银无利”之语，笔者注）转租教民每顷收租十三两”。⑪

这些记载说明，在民国七年，即公元1918年前，天主堂给教民的土地是转租，从中渔利。而按三七分个子的做法，是后来的事。从哪年开始这样做，还有待于考证。

至于各教堂各有多少土地？有多少粮食的收入？今无从查得，不敢冒计。但肯定一点，天主堂的粮食收入，除自足以外，年有存放。

如1948年春，渡口居民因青黄不接闹粮荒，群众向天主堂逼借粮食，渡口天主堂打开粮仓，拿出小麦、糜子、黑豆、扁豆等粮食50余石，借予饥民。

“三盛公天主堂占据的大片耕地……。

（实际指磴口县天主教堂占有的土地——笔者）

1946年6月10日，达理札雅指派以梅林章京陈·那筭巴图为主任，旗政府政务处处长白诚禧，副处长罗永寿，为副主任和四坝、磴口总管，四坝防卡“达木尔”，中队长杨富存以及巴格边官、防卡官兵共七十余人，组成收地丈地工作团到达三盛公，与教堂本堂神甫樊静安，主教王守礼、包德恩（实际是包恩波代理主教：笔者）郝鹏汉（神甫：笔者）（皆是比国人）等举行会谈。樊神甫向工作团交待了他们所占的地段面积，除了沙边地，河滩地、盐碱地外，可耕地面积4万亩左右。提出要求收地时给三盛公、补隆淖、渡口堂三处教堂留地三十顷维持用度。经报请达理札雅同意后，其余耕地全部收回旗政府所有，分给农民耕种。决定每年按四六分成向巴格政府缴纳地租”⑫

丈地时，地方代表是地方上一些有名望的人士，对土地共同丈量。

他们的丈地方法——跑马丈地。即一个人骑在马上拉着长100米的绳子前面跑，后面一个骑马者抓住另一个绳头到100米停马，站在前者插下的小白旗下，做为起点，马再往前跑。就这样将土地全部丈过。丈地者每到一个村庄，地户们请客送礼，求得上地余让，有便宜可得。

土地重归阿拉善旗王府后，从此又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结构，天主堂不再收租，地租又交向王爷府，由各蒙古亭子代收。而蒙古亭子并不向各种地户每家每户收租，而它又选定渠商人为它代收，集中起来送往亭子处。这些渠商人是以地方上有名气的人担任。以坝楞乡为例：如东渠商人朱金其、朱银其，新渠商人张侯三，公中渠商人朱金保、朱文义，红太基渠商人高贵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当时王爷府的地租是每顷（一顷为100亩）交粮5石（每石是10斗即300余斤），租粮以小麦、糜子为主，兼交一些豌豆、扁豆、黑豆等杂粮，若不按时交纳地租，则有随时收回土地

的可能。

## 二、天主教堂的林业

在《宁夏纪要》一书中写道：“只要有相当整齐的堡子及繁茂的林木所在，就必有天主教堂”。教堂周围菜园花圃随处可见，景色宜人，俨然世外桃源”。

《我的生活》一书中⑬写：“沿路所到过的地方，都是黄色的沙土，无论是山坡或是平地，看不见一块树木，看不见一块青色的草地，实在贫苦的很。途过三盛公地方，看见那儿的情形也和皮斯堡陇相似，纯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寨子的范围很大，寨门以外两行大树矗立，建筑都很坚固，墙外湖水，四周都是树木，青葱蓊郁，在此穷荒之境，益发显得如同另一个世界”。

在贫脊的旧中国里，特别是磴口县沙荒可见，林木很少。据1949年磴口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的生产总结中写道：“有公共树园30个，园内树7471株，散生树2172株，私人树园120个，园内树32361株，散生树12277株，全县统计共有树园150个，合308.5亩，有树54295株”。天

然林木也只有大中滩、稗子地（李华中滩 1985年后分别划归乌海市及阿拉善左旗）、二十里柳子、东套子等黄河滩岸的几片河柳、红柳和沿沙边散生的30余株胡杨（当地称水桐树）这些就是旧社会遗留给磴口县的林业家底。在625万亩的土地面积中，只有308.5亩树地，在4166.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54295株树，确为九牛之一毛，哪里有什么生态平衡。磴口县地处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更显得林业的重要，但旧社会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疾苦，岂能谈到防沙造林，封沙植被，人们也不能认识、不能懂得这个科学的道理。

上述资料相比之下，凡有天主堂的地方，均有树木可见，绿荫蔽野，这说明天主教堂对植树造林还是重视的。天主堂所种树木除个别在教堂附近所栽的风景树外，皆以建园为主。各教堂的堂前都有美化风景的通天杨。如渡口教堂钟楼前有高大的通天杨二株，至今犹存，其男女校院均有高大的通天杨美化校院。教堂院内有一株榆树，遮荫方圆近30米，1961年砍伐，用材约30余方。

天主教堂园林

三盛公教堂：

三盛公教堂园子 30 亩，内栽木梨、葡萄、枣树、桃树、李树、杏树、玫瑰等花果树木，另外有少量杨树、柳树、榆树等。

石扬休主教园子：30 亩，栽以柳树、杨树、榆树为主。

圣母堂园子：100 亩左右，栽以柳树、榆树为主。

马元牧神甫园子：40 亩，栽以柳树、榆树为主。

渡口天主堂：

天主堂园子：6 亩，种有桃树、杏树、李树、葡萄等花果树，属花果园。

小城外园子：50 亩，栽以柳树、榆树、杨树为主。

菜园子：此园除种菜外，尚有树木 10 余亩。

天兴泉天主堂：

天主堂园子 6 亩，栽以榆树、柳树为主。

东堂天主堂：

天主堂园子：5 亩，全是榆树。

补隆淖天主堂：

天主堂园子50亩，栽以柳树、杨树、榆树为主，还有桑树。

上述园地共计227亩，占全县树园子地的74%，由此可见，天主堂的植树造林为全县之冠。（上述树园皆为1949年解放前夕林园数）

### 三、天主教堂的畜牧业：

天主堂对畜牧业的发展饲养，完全是为了服务于生活——食用和役用。因此在品种上以牛、马、骡、羊为主。

三盛公天主堂：有骡马十五、六头（匹）乳牛七头，绵、山羊250多只。

渡口天主堂：有骡马七——十头（匹），乳牛十多头，羊300多只。

东堂天主堂：有羊200多只。

补隆淖天主堂：有牛七、八头，骡马四、五头（匹），羊200多只。

（上述牲畜头数，皆为1949年解放前夕数字）

### 四、天主教堂的水利：

天主堂有众多土地租向教民，自然得有水利设施。那时的水利设施，主要是开挖渠道，

引黄河水灌溉田地。由于年限久远，又没有史料记载，因此开渠的土方、人力、花费，食用等都无从查起，只好将主要的渠道列出，从工程的大小中去判断开挖渠道的支用，现将天主堂所开渠道列后：

三盛公渠：清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开掘。渠口在二十里柳子，至胡四址止，全长20余里，灌溉田约1200余亩。

广庆元渠：清光绪29年即公元1803年开掘。渠口在天兴泉上下，至营官牛棋止，长约15里，灌溉田亩约1000余亩。

渡口堂渠：清光绪29年即公元1903年开掘。渠口在天兴泉下，长约15里，灌溉田亩约2500亩。<sup>⑭</sup>

上述三渠是当时比较大的渠道，以后逐步增长。在开挖渠道的耗资方面，均由天主堂负担。在管理权限上，也由天主堂负责，附近得灌溉田亩者，均须向教堂纳租。“教堂每年均向阿拉善旗政府缴纳租金一万元，而三渠产粮受益者可获十余万元以上”。<sup>⑮</sup>

渡口渠又名东渠，公元1903年由马神甫（荷兰国）主持开挖，全长15里，开口于

天兴泉下。公元1905年，由邓德超神甫（荷兰国）主持，开挖了西渠，全长13里，和东渠一个口，下游称羊闸滩渠。公元1912年由邓德超主持开挖了园子渠，全长3里，开口于东渠。公元1908年开挖了头道渠，从东渠开口，全长6里，公元1908年开挖了二道渠，从东渠开口，全长5里。公元1908年开挖了三道渠，从东渠开口，全长3里。

（头、二、三道渠皆为邓和吕神甫主持开挖）

另外在各教堂区域内，支、毛、斗渠的开挖已形成网络，基本做到渠系配套。一般多系四六渠（即开口6尺，收底4尺），三五渠（即开口5尺，收底3尺），这些渠道的开挖，基本满足了田园的灌溉。由于磴口县靠近黄河畔，也享受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利益。

“四六”、“三五”渠的开挖资金由天主堂支出，种地户出劳力，挣工资，也可向外雇工。小支毛渠的开挖，则由种地户自筹资金操办，天主堂不再包揽开支。但大的渠道每年的清淤，还均由天主堂付出资金。

注：①《宁夏纪要》47页《西蒙阿拉善

旗社会调查》24页也有记载。

②磴口县政府要建在广庆元，由于阿拉善旗王爷府的干预，未能建迁该地。

③《中国的西北角》347页

④《西北》88页

⑤《西北远征记》81页

⑥《巴彦淖尔史料》第一期237页

⑦《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135页136页

⑧此间有天主堂一所，即指补隆淖天主堂，《西北丛编》61页

⑨有田地30余顷，这个数字是中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的数字。

⑩《西北丛编》63页

⑪《西北丛编》64页

⑫《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九辑116页

⑬《我的生活》下册510页

⑭《西蒙阿拉善旗社会调查》39至40页

⑮《西蒙阿拉善旗社会调查》39至40页

1989年2月

## 简述庚子教案中庚子赔款在 阿拉善旗磴口情况

居 正

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已很猖獗，那时，他们就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鸦片战争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同英、美、法、俄、德等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出卖中国主权。中国封闭的大门被彻底打开。不平等条约紧紧束缚着中国人民的双手，而给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创造了有利条件。传教士们的手在慈善、博爱、普救众生的幌子下，更进一步伸入了中国内地和边疆。一八六四年前后，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越来越多，沿海和内地已经形成教会的势力范围，边疆地区如西南

蒙古一带，也逐渐被教会所占领。他们在那里建立教堂，广牧教徒，收集资料，干涉诉讼，利用民族矛盾，进行文化渗透，并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中国人民对此极其痛恨，不断进行反抗。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反教会斗争一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而且进一步激起了爱国热情。1900年（农历庚子年）终于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矛头首先指向外国传教士。义和团烧毁教堂，驱逐教士，斗争烈火很快燃遍沿海和内地，也波及到边疆西南蒙古一带，酿成庚子教案。

## （一）

天主教传人内蒙古地区由来已久。据《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记载，元朝初年，天主教就传入蒙古境地。以后历经明、清两个朝代，教会势力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起来。鸦片战争前后，当沿海和内地已经形成教会势力范围

时，西南蒙古地区由于地处边疆，人烟稀少，而未引起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重视。然而比利时和荷兰钻了这一空子，从一八六四年起派遣了他们的首批传教士，插足于西南蒙古这块净土，开始了传教布点活动。

察哈尔（今属河北省）崇礼县西湾子，远在1700年间法国遣使会的外国传教士的足迹已经踏上了这块土地，那时这里已经聚居着一些教徒。有一个名叫张根宗的，是这里的第一个教友，那时西湾子已有了第一个小教堂。

一八三八年八月十四日，罗马教廷划满洲里、辽东、蒙古三地方为一教区，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1840年12月，罗马教廷将蒙古划分为一个单独教区，委派法国遣使会孟振生为代牧主教。

一八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罗马教廷调孟振生为北京教区主教，兼内蒙教区主教。当时蒙古教区已有三大教堂：中为西湾子教堂，西为小东沟教堂，东为苦柳图（在热河）教堂。

一八四七年三月二十日，罗马教廷委派孔某为内蒙教区的副主教。后于一八五七年九月

十九日，罗马教廷又委孔副主教为内蒙教区正主教。

一八四八年内蒙教区来了首批传教士——圣味增爵会士。至一八六五年为止，圣味增爵会士前后来此传教的司铎有吴味增爵，谢司铎、樊味增爵、白司铎、戴司铎、赵司铎、郑司铎等。

因清朝皇帝于一八六一年颁发上谕：“准予传教”，北京教务繁忙，法国遣使会上书罗马教廷，请将蒙古教区另交他会管理，教廷批准将蒙古教区交由“圣母圣心会”接管。一八六五年十二月六日，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仁率领韩默理、司神父、郎神父、林修士等五人，同时到达西湾子，由白代权司铎接收了内蒙传教事务。南怀仁任本教区副主教。一八七一年五月十四日，罗马教廷委任巴耆贤为副主教。后于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教廷委巴主教为蒙古教区代牧主教。到一八八三年，巴耆贤主教请得罗马教廷批准，将内蒙教区划分为三个教区，即东蒙古教区，主教吕继贤，主教座堂在松树咀子；中蒙古教区，主教巴耆贤，主教座堂在西湾子；西南蒙古教区，

主教德玉明，主教座堂在磴口地区三盛公。

三盛公教堂于一八七八年建成（大教堂1893年建成）并于1884年定为主教座堂。而天主教传入这一带则始于一八七五年。

## （二）

阿拉善王爷，因清初随圣祖康熙西征噶尔丹有功，被封为世袭驸马。一八七三年，阿拉善旗第六世王爷贡桑珠尔默特，与准噶尔旗王相偕，由北京朝见天子归来，路经西营子（在今兴和县境内）。时西营子教堂新近落成，巍峨壮丽，一时引动二王好奇心，意欲观瞻。遂投刺谒见该处司铎德玉明。二王与德司铎会谈良久，心为之悦。加之阿拉善王爷因途中风寒感冒，吃了两片德玉明司铎给的阿斯匹林，顿觉清爽，由是对司铎产生好感。当面即请司铎等分身西来传教，答应必加保护与帮助。嗣后德玉明司铎与费司铎两位集议，联名上书巴善贤主教，请准西去鄂尔多斯、阿拉善旗等处传教。时巴主教正在岱海巡视教务。接得德玉明司铎之信，正中下怀，当即同意他们西去传

教。

德玉明与费司铎请得巴主教同意后，于一八七四年二月，从西湾子启程西行，由蒙古人沙当金巴作向导，路经归化城、托克托县、河口等处，二月二十七日到准格尔旗王爷府。德玉明司铎等受到准格尔旗王爷厚礼招待。三月六日又到乌审旗王爷府，也受到热烈欢迎。四月七日到城川，又转到宁条梁。宁条梁早于一八六八年就有教徒若干，教友们已八年之久未见司铎，因而德玉明司铎等备受欢迎。

德玉明司铎认为此次旅行之顺利，及与蒙古王爷情感之融洽，大有益于传教的进行。于是东归西湾子，向巴耆贤主教面陈一切，并请增派助手，扩大传教事业。巴主教深然其说，即命在归化城居住的杨司铎、步司铎往准格尔旗传教，又命桂德贞和司福音随同德玉明司铎西去阿拉善旗传教。五位司铎奉命于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由归化城出发，赴巴主教指定地点传教。

德玉明司铎一行三人向西直奔，于一八七五年一月十日始抵阿拉善王爷府定远营。

德玉明、桂德贞、司福音三位司铎在阿拉

善旗王爷府居住数月，因定远营所居住蒙民信佛教而不愿信奉天主教，未得如愿以偿。故桂德贞、司福音二司铎转赴鄂托克旗，帮助费司铎传教，学习蒙古语。德玉明司铎则闻说三道河（即三盛公）一带水草肥美，贫苦汉人居多，便于传教，于是邀得巴主教同意，来到阿拉善旗哈拉和尼图巴格黄河沿边农村的锦恒西后改名东堂（今磴口县坝楞乡新河村）支起毡包，作为传教点。这便是天主教传入三盛公一带的由来。

德玉明把东堂作为立足点之后，无视阿拉善旗规定，未征得当地政府许可，擅自私下买地，买农具，买房屋，然后租给当地农民耕种、居住，以此收买人心，扩大教会势力。他还从阿济纳尔、枪盘营子等地移来教民500多人。据史料记载，德玉明到东堂后，于一八七六年初私下租了那里一位蒙古人的部分土地，又养了一些牲畜。同年十一月德玉明将家居归化城的康六儿、苏玉奎所租种阿拉善旗道兰素海、哈拉和尼图两个巴格的耕地及农具、房屋，其他财产等不经当地政府允准全部作价买下。陕西省潼州府贺阳县一个姓王的也将租种

阿拉善旗哈拉和尼图巴格魁源号的土地及房屋十九间连所有家具作价 260 千钱(清朝货币)卖给天主堂，德玉明还将太原府忻州一个姓王的在道兰素海巴格租种阿旗的土地及锦恒西房屋 32 间，农具全套作价 180 两银子购买。德玉明私下购买的土地房屋还有陕西省府谷县人苏玉贵租种阿旗道兰素海巴格的耕地及自盛隆房屋 12 间，农具全套，作价 830 千钱。

当时阿拉善旗政府有文规定，旗府之地，只准耕种不许转租或出卖。当发现德玉明的不执行行动后，曾向宁夏部院行文汇报。但腐败无能的清朝皇室作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顺民，阿旗政府审查德玉明时，德身上却带着清朝皇帝准许传教的诏书。清皇室为帝国主义传教士的肆虐行动开了绿灯，宁夏部院及阿旗政府对德玉明也无可奈何。从此，传教士借助外国侵略者的势力便插足于阿拉善旗磴口这块洁净的土地上。德玉明私买阿旗部分土地后，即以土地为诱饵，广收教徒，建立教堂，开始了他的传教活动，为后来的传教士们打下了基础。这是外国传教士们无理侵占阿拉善旗土地的开始，也是对阿拉善旗农区人民实行殖民统治和剥削的

开始。

天主教插足阿拉善旗磴口后，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大大小小几座教堂。一八七八年教会买下了姓袁的一处旧油房，字号三盛公，这便是三盛公教堂的雏形。东堂、天兴泉、圣母堂、粮台、渡口、补隆淖等处都建立了教堂。

三盛公教堂定为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座堂后，管辖着绥远西部的萨拉齐、托克托、五原三个县和宁夏、陕北的神木、府谷、定边、靖边、安边等五个县以及阿拉善旗、伊克昭盟、西公旗、乌兰察布盟四个蒙古地区，共有教徒四万多人，占有大量土地，掌握很多武装力量和武器。并有政治和司法的特权，势力之大，俨然成为这些地区的天主教王国。庚子年前后三盛公主教座堂主教先后是德玉明、韩默理、闵玉清。庚子赔款案当事人则正是闵玉清。

### (三)

天主教堂的传教士们目无法纪，俨然以殖民者自居，以一地之长官自居，对蒙汉人民进

行剥削统治。方式有：①霸占土地。天主教霸占土地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勾结、欺骗蒙古封建统治阶级，以廉价收买。据王守礼主教所写《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一书记载，光绪元年（1874年）阿拉善王召请教士们到他所属的西套去移民垦荒。光绪四年教士们从蒙人手中租到大批土地（其实是德玉明私下买地）。光绪三十二年和三十二年，姓费和姓文的两个神甫请来了杭锦旗的各级官员，美酒大肉一连款待了几天，于是包租杭锦旗的土地协议成功。东至达拉特西至王爷地，北至乌拉特，南至董达公旗，允许教会开垦。以后每年由杭锦旗政府来人丈量一次，来丈量的人由教会大肉美酒尽情招待，整天酩酊大醉，丈量方式听任教会办理，或以跑马酌量，或骑马只在地边眺望一下，就坐下商议，加上私下送给丈量人银两绸缎，于是一百亩地说成一、二亩，绝大部分土地成为无租白种之地。二是逼迫兼并地主土地。三盛公一带大部分土地，原为地商所有，后因与天主教地界相连挖渠淌水发生纠纷，教会告状打赢了官司。沈朝品原有从天兴泉以下至补隆淖尔沈家河两岸土地皆为教

堂所有。沈家只剩乌兰木头一小部分土地。渡口堂附近一部分土地原为张二贵耕种，闵玉清见这些土地庄稼长得好，企图霸占。后来给张二贵捏造了一个罪名，于光绪三十年将其赶走，教会抢占了他的全部土地。三是借庚子教案赔款占夺土地，仅三盛公一带土地近五万亩被教会侵占。

②建立军事武装及各种反动组织。教会占据大量土地的同时，以自卫护教为名，建立围堡，设置军事据点，以巩固其统治。王守礼在所写《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中供认：“教士们修筑围堡，只求实际的功用，不图外表的观瞻……”三盛公教堂最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建起了围堡，补隆淖、渡口等教堂也相继修建了围堡。各教堂均有很多武器。据记载三盛公总教堂有枪四百余支。各分堂也有数量不等的枪支弹药，并建有民团。此外教会还在各地建立了反动组织，整个教会形成一个独立王国。

③夺取政治、司法权力。据史料记载，三盛公总教堂附近，有些有地的自耕农，教堂即强迫信教，人民不愿。如有争议，也由教堂解

决，教堂有叙管理治安事宜，在政治上俨然成一独立的教堂区域。王守礼在其《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中说：“……于是传教士又负起了维持当地社会治安的责任。除重大案件报告蒙王判处外，其它事情或纠纷，就统统由地方教士调解……”据教会中的人说，教会还私立公堂。神甫和别人发生纠纷，神甫没有打不赢的官司。教堂还买人作奴隶。民国十三年有个叫余克荣的贫苦农民，把亲生女儿卖给了仁爱堂，卖身契上写着：“立写卖女文约余克荣，今因年景不佳，家内糊口不及，故将亲生女儿一名，乳名针针，年方九岁，卖与仁爱堂名下，当取糜子一石，价银一十五两整，同人明言……自今以后，或是不服圣教，违犯教规，或移居远方，任随该堂之便，此女不得自行自便。此系两家情愿，并非逼迫成交。恐后无凭，立约为证。立约人余克荣（印）说合人白玉明（印）中见人马步法（印）代字人罗文秀（印）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立约。”教会所作所为，连一些当时游历的外国人也感到惊奇。法国人奥伦子爵在他写的《三道河游历记最后的野人》中写道：一九〇八年十月，我从

定远营到了三道河（即三盛公）天主堂，这是比利时传教士们最出色开创的地方……在这里建立起村庄，同一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教友居住着。组织成一个天主教小王国，共有二十多个村庄，其中十一个教堂围绕在主教堂的四角。在这些荒野地方没有安置官吏，主教和各个本堂神甫，就是统治这五千余居民的首领。处理诉讼、任命村长、分配土地等地方社会活动，大权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这是一种新的‘巴拉圭’式的王国。”

④利用文化教育，培养顺从的教徒。神甫们每设一个堂口，就建立男女小学校。起初只学经言，后来逐渐增加其他课目。数理化占大部。灌输的思想是西洋文明，中国落后贫穷。如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里所说的：……记者在三盛公时看过他们的国语课本，是他们教会自己编印的，里面虽是汉字，但思想是十分有害的。第一说中国之所以穷，是由于实业不发达，实业不发达是由于中国人懒，不知振作……第二人是造化主造的，不是进化来的，象我们中华民族被压迫、被剥削，也是造化主定好了的，反抗也是无用的。天主教如

此压迫当地人民，蒙汉人民对这些表面慈善内心狠毒的外国传教士早已恨之入骨。因此，当义和团起义烈火燃烧起来后，西南蒙古地区的蒙汉人民也奋起反抗，积极配合了义和团的反洋教斗争。

1900年6月初，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日盛一日，震动了外国教士。居住在二十四顷地的西南蒙古主教韩默理闻得风声不好，便让他手下的六名神甫潜逃到阿拉善旗三盛公。而他自称主教任重，不能放弃职守，便纠集教民与义和团抵抗死守。七月二十日守城陷落，死伤教友一百二十多人，教堂被焚毁，教民逃散，韩默理主教于七月二十四日在托克托县被烧死。1900年冬宁夏石咀山南下营子人民因痛恨教会勒索婴孩，打死教士梅布桂和彭寿年。西南蒙古地区人民反洋教和洋教士斗争事例还有很多，姑不例举。

那时阿拉善旗的磴口、道兰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四巴格总管阿木尔吉日嘎拉（安九大人）接到阿拉善旗政府的命令，让其赶走住在三盛公的外国传教士。安九大人对这些外国人早已怀恨在心，决计叫他们走散。时有三

盛公教堂比利时神甫冯学源、戴天禄、司怀义、郎国安、包海容五人，二十四顷地逃来法国神甫蓝广济、雷中和、贾名远、魏怀仁、费怀勇、吴兴国六人，下营子逃来荷兰国教士王万福、梅百魁二人，乌兰布日格逃来比利时神甫步世明、胡际昌二人，计神甫十五人，准备向乌兰巴托（大库伦）逃遁。这些传教士想逃走又无法走脱，便派他们的教民贾达、张八魁子、孙先胜以及孙章俊等人去见安九大人，请求安九大人帮助和保护他们。安九大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借给他们骆驼二十四峰做骑乘，驼鞍24个，白面400斤，皮靴五双，铜锅一个，大布帐篷一个，路费白银二十七两六钱，连同以上所借东西折合白银共计1138两6钱。并雇用准格尔旗蒙古人玛西和一位汉人二贵子送他们。又派二十名蒙古兵，护送十五名神甫，于1900年7月29日起程行四十二天，始抵蒙古乌兰巴托，后十五名教士搭西伯利亚火车返国。洋神甫们临走时，恳求安九大人，在他们走后，保护教堂，照顾教民，把三盛公教堂周围小教堂拆毁，东西放在三盛公教堂内，安九大人也同意了。外国传教士走后，安九大

人派兵保护三盛公大教堂，按洋人要求拆了三间小教堂，把木头等存放了起来。并给缺衣少食的教民按月发了粮食，发了衣服。

安九大人对外国传教士没有采取过分的行动，而实际是帮助和保护了他们，但好心未得好报。

#### (四)

1901年，义和团失败，外国传教士卷土重来。全国各地教堂胁迫清朝政府赔款。腐败无能 的清政府被迫和英、美等十一个国家订立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中国赔款白银九亿八千万两。三盛公教堂主教闵玉清返回来后，竟恩将仇报，也捏造事实诬告阿拉善旗，借口三盛公教堂周围小教堂被拆毁，要阿拉善旗赔款。先是要求赔银三十四万两，几经周折又由二十四万两、十八万两压缩成八万两，最后以五万两达成协议。这些赔款并不包括在清政府整个赔款数内。

1901年春，原三盛公教堂第一任本堂神甫闵玉清朝圣了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后从北京

来到三盛公。闵玉清是一个地道的殖民主义者野心家，典型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他在任三盛公教堂本堂神甫时即与阿旗总管安九大人矛盾很深，是死对头。闵玉清这次到三盛公教堂的目的就是要借庚子教案敲榨勒索阿拉善旗，以捞得巨额赔款，同时报复安九大人。

闵玉清听信教民贾达等人的谎言，捏造事实，说庚子年天主教神甫走后，安九大人带领蒙古人拆毁了教堂，偷走了三盛公教堂的东西，欺压教民等等。闵玉清据此向阿拉善旗提出赔款白银三十四万两的无理要求。闵玉清雇佣奎白子、奎俊英二人同他到定远营，对阿拉善旗王爷道鲁德色楞和其他政府官员说：“你们蒙古人破坏了我们的教堂，杀害了我们的教民，我们受了很大损失，你们蒙古人要给我们赔一大笔款。”道鲁德色楞王爷听后冷笑一声义正辞严地说：“你所说的都是捏造的事实，骗人的鬼话！你们在遭难逃跑时，我们蒙古人给你们帮助解决了口粮和骑乘，安九大人还派人护送你们，这难道也是欺压你们吗？”闵玉清原想讹诈阿旗，一举成功，没想到阿旗王爷不买他的帐，阴谋难以得逞，他也感到理屈词穷，只好

灰溜溜地回到了三盛公。

闵玉清虽然在阿旗王爷面前碰了钉子，但他并没有死心。又上告到宁夏部院，还派名叫何三成的教民去归化打官司，他自己则去北京一方面找八国联军领事馆，另一方面向中国总理各国衙门告阿拉善旗的状，要阿拉善旗赔款。闵玉清在给清朝政府总理各国衙门的诉状中捏造事实，把安九大人派兵护送十五名神甫回国反诬为派兵企图枪毙这些神父，还说外国神父走后，安九大人带领蒙古人把三盛公教堂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三盛公教堂作了喇嘛庙，其他教堂烧毁。又捏造了安九大人聚众造反的假话，说安九大人和汉族教民王祥林联合，招收乌拉特、达拉特两旗的人马在乌兰布鲁克地方进行了骚乱。清朝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逼迫下，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根据闵玉清的诉状，下令宁夏部院了结此案，让阿拉善旗赔款。宁夏部院接到清政府命令公文后转发阿拉善旗，并决定把赔款案在宁夏判决。还在公文中写道：“立即查清阿木尔吉日嘎拉的叛乱案，根据情节严肃处理。”为了澄清事实，揭穿闵玉清捏造的谎言，阿拉善旗政府专门派官员对闵玉清诉状中

提及的事作了调查，上报清政府蒙古部院和陕甘宁军部总督及宁夏部院。现照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日上报陕甘宁军部总督的一份公文：

为据情咨报事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准 贵督部堂咨开教士闵玉清鄙旗安九即阿木尔吉日嘎拉结联王相林子纠集乌拉达拉兵在乌拉包大肆猖獗滋扰为害等因准此刻即派员前往侦探虚实一面先行咨复在案嗣据派往侦探之蒙员副管旗章京云骑尉台吉那木吉尔稟称行抵达拉特旗属之乌兰包地方眼见安堵如常并无纠集兵马驻扎该处之事复查阿木尔吉日嘎拉因教民将好为仇多方诬赖不得已前往归化城一带寻觅三盛公神甫戴天禄等前来质证解纷藉办一切事宜去讫王相林子木系奉教之民因反教逃避尚无下落计以时日两人踪迹俾断无结联之理惟由三道河子旋回时三盛公教民突于四月二十四日夜间造言由洛翁昭渡口过来之兵甚多亟宜入寨据守防备于是纷纷搬入教堂寨内将派往保护之兵概行逐出随即修筑炮台垛口各方具竖白旗又聚铁匠数十名意在多修炮台广储军械居心更形叵测等情稟报前来查此次无限风波具系凭空捏造即如阅

教士所稟结联纠集之兵教民倡言洛翁昭渡河之众迨逾多日影响毫无其为煽惑耸听已可概见盖其意外猜疑故作惊慌造言生事之心实有难以情感理喻者诬噬刁难非为索赔无厌起见至散给该教民籽种牛力委因亢旱拮据罗掘已尽备文向宁夏道商借仓粮未蒙允诺只得再为设法另筹散给以维时局再鄙旗磴口道路苏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既黄河西岸等处自嘉庆及道光三年开成熟地计一千一百九十顷零六十七亩同治年间回匪扰乱佃户逃徙地遂荒芜仅余四百余顷光绪二年法国德玉明奉总署执照前来由佃户手转租地开至六十余顷每年照章交纳租银立有地租册簿为据从此招来各省汉民男妇至数千之众筑寨修房自由自便德玉明物故洋人韩贾路等继来主教具耕凿相安历有年所此鄙旗地亩均系租种并无典卖之实在情形也所有蒙员探明乌兰包无兵纠集实系闵教士捏词妄控既洋人在鄙旗租地各缘由理合一并咨复为此合咨贵督部堂请烦查核来文事理施行须至咨覆者。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阿拉善旗政府虽多次将实情稟报清政府蒙古部院及陕甘宁总督，请求合理解决，不要听

信闵玉清的谎言，让阿旗赔款。但清政府不但不解决，反而说此案关系到外交大事，问题严重，斥责阿拉善旗对赔款案处理太慢，要尽快处理。阿旗政府无奈，只好同意赔款。但闵玉清要求赔款白银三十四万两，数额太大，阿拉善旗无法解决，因此一时不能结案。

为了结赔款案，1902年三盛公教堂和阿拉善旗政府双方派代表到宁夏部院商谈。阿拉善旗派总管阿木尔吉日嘎拉参加，闵玉清听说阿旗派出安九大人，他作贼心虚，没敢亲自出面，派教民张二贵子、孙章俊、贾达参加。而张二贵子和贾达到银川后也没敢出庭，装病躲了起来。只有孙章俊一人出庭和安九大人对证。安九大人讲了当时外国神父逃走时和走后的真情。孙章俊在事实面前也只好讲实话，他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拳匪祸乱，外国神父生命难保，决定逃往乌兰巴托。困难时请求阿木尔吉日嘎拉帮助。阿木尔吉日嘎拉给外国神父帮助了骑乘、帐篷，吃的和用费等，还派蒙古兵护送。当时神父们要求阿木尔吉日嘎拉在他们走后保护教民，保护三盛公大教堂，拆毁周围小教堂。阿木尔吉日嘎拉对神父们说：

你们把能带走的東西尽量带走，实在带不走的用俄、汉、蒙三种文字登记造册，我们各持一本，以便存查。神父们说没有记帐的时间了。于是把东西锁在箱子里，钥匙交给他们可靠的教民保存。因此箱子里放了些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均不清楚。神父们走后，阿木尔吉日嘎拉派兵看守了三盛公教堂，给缺口粮的教民按月发了口粮，缺衣服的发衣服，这些事实众人都知道。”经过这次对证，搞清了三盛公案件的真实情况，使案子稍缓和了一些。阿旗政府为顾全大局，事后违心地撤销了安九大人的总管职务。闵玉清实现了报复安九大人的目的，很是得意。但他坚持赔款不得少于二十四万两，后又减为不少于十八万两。然而这样大的数额阿拉善旗根本无力赔款，赔款案还是解决不了。

1903年，教会和阿旗双方再次到宁夏部院就赔款问题谈判。闵玉清派法国神父贾明元参加，阿拉善旗派管旗章京苏德那木旺希格、陈忙海来、大惠三人参加。神父贾明元坚持要按闵玉清的意见赔款十八万两，阿旗蒙古官员们勉强同意赔款四万两，双方争执不下。

经宁夏部院官员们调停劝说，采取折中办法，赔款八万两，并就这样判决了。赔款方式是交现银五万两，三万两以土地抵押。阿拉善旗暂时接受了这个赔款数字。但交五万两现银阿拉善旗还是拿不出。为此阿拉善旗政府曾几次呈文请求清政府预支阿旗王公们的奉禄银八万两，以结赔款案。兹抄录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阿拉善旗政府呈清政府的一份公文：

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扎萨克和硕亲王多罗额駙加四级多 为咨请事案准

宁夏将军咨开三道河教堂议赔一案现有教士贾明远来宁议办令即遴派蒙员前来等因当即飭派本旗管旗章京索特纳吗旺扫克莽哈赛魏德惠等克日赴宁听候议办嗣接宁夏镇道印委各大员公函内开教士索数仍在十七八万蒙员免应四万复经公同筹议追加一万仍未应允嗣蒙将军会同镇道酌申核断以八万作抵本旗筹顾时局无可如何免为应允仍声明如索现银遑论八万巨款无从画筹即数千亦难猝办必须多展年限设法拼凑声复去后旋接印委各大员公函并蒙员莽哈赛回称八万了结之说必须现银五万以地抵押三万始议立交现银一万其余四万分作二年继又有

分展五年立刻照办即可就绪等因窃思悬案逾年应求速了固不敢失此时令然以地抵押滞碍种端叠经声叙在案惟是无米为炊万分焦灼不得已于无可如何之中思挹注通融之法查蒙古王公岁支例俸亲王每岁为数二千拟请以此作为还项恳祈据情奏由官款赏借银八万两逐付教士立断葛藤即以所支王俸全数按年归还实际有著之款接续扣归究帚数之日一面函请印委各大员婉告贾教士暂候时日听候恩命赔款如数付交幸勿催促除咨请宁夏将军鉴核奏办外为此合咨 贵部部堂请烦查照俯赐奏请施行切切公便须至咨者 右咨

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军务粮饷兼管巡抚事嵩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阿拉善旗政府虽多次呈文请求清政府预支俸禄银以了结赔款案，但清朝政府不同意这样做，反而斥责阿拉善旗不应以此拖延赔款时间。可阿旗政府确实赔不起这笔款，因而一直拖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还未了结赔款案。

1905年阿拉善旗第九世王爷拉王布仁

吉拉继位后，他去北京请求清朝外交官金清旺和法国大使吕某从中调停，最后决定阿拉善旗赔款五万两，了结了延续五年的赔款冤案。阿旗和三盛公教堂签订了赔款合同，阿旗以三盛公教堂、渡口堂、补隆淖堂三个教堂种过的土地共十一处（除荒地外，熟地94顷40亩）抵三万两银子。合同规定，银子没有利息，地不交租金，什么时候交款什么时候还地。剩下的二万两，阿旗勉强交了一万两现银，另一万两分期四年还清。现将当时双方签订的合同照录如下：

为立合同事缘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本旗道洛苏海三盛公地方向有教堂经准宁夏部院移开恭录

上谕令将教士驱遣回国教民解散恐被拳匪扰害在案，因而虽有护送教士次有教堂损坏遗失物件控经五年尚未拟结今奉  
法国吕使

庆亲王 议断将该三盛公教案之赔款以银  
那尚书

五万两了结永断葛藤等因本旗即将准爱堂名下

三盛公与附近拾处教堂旧有租种地及毛闹海之地共拾壹处抵押与教堂作典价银三万两 不计年限现交宁平银壹万两下余银壹万两 自明年起 每年 拾月内交银二千五百两仍以宁平交付作为四年归清 此 项 所押地亩乃地无租 银 无利俟后银齐到赎回照章出租交旗自贰拾陆年以后 本 旗 与教民交涉 嫌疑 各件亦入此次赔款内一并和息一了百了嗣后本旗与教堂共相和好永杜争端恐口无凭 特 立 合 同 两 张 各 执 为 凭 所 立 合 同 是 实

总理三盛公一带教堂主教闵玉清  
立写合同人 阿拉善旗记名协理四等台吉 那  
木吉勒

梅林章京 格立各  
副参领总管 莽哈赉  
佐领 把依尔图

合 同 为 凭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订立

合同签订后，三盛公一带的土地全部被天主堂侵占。天主堂除了耕种 9 0 多顷熟地外，又大肆开垦荒地，所占土地远远超过了合同规定的数字。闵玉清等外国神父依靠他们的势力

为所欲为，更加疯狂地对当地人民进行压迫剥削。

## (五)

自光绪三十一年阿拉善旗同天主教堂签订赔款合同后，三盛公一带土地被天主堂侵占三十多年，直至一九四六年才收回。这中间阿旗与天主堂曾签订过三次合同，一次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一次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次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加上光绪三十一年那次先后四次签订合同。在后三次签订合同前，阿旗政府都派人丈量了土地，超出以前合同规定数的土地都要收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阿拉善旗政府派陈爱尔德尼巴图和陈那筭巴图两人，去三盛公向教会索要抵押给教堂的土地。当时，石扬休任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陈爱尔德尼巴图和陈那筭巴图与石主教谈判，提出要收回原抵押的土地，石扬休说要按光绪三十一年订的合同办，如果阿旗拿出三万两银子，土地马上归还。陈爱尔德尼巴图说，银到之日归还土地是

合同里定的，这没有问题，我们已将三万两银子带来了。但是合同中规定的只是毛脑海（渡口堂）等十一处熟地，并没有规定开垦荒地。可是在这几十年中你们大量开垦荒地，对这些新开垦的地要丈量清楚，并按照阿拉善旗规定的现行地租按年计算收租。这样一提石扬休主教着了急，因为如按年计算收新开垦的土地地租，对他们不利。石扬休再不敢耍花招了，只好老老实实地谈判。双方都不再追究三万两银子和合同外开垦土地的地租问题。决定光绪三十一年所定合同作废，重新签订合同，土地权归阿拉善旗，天主教租种五年，每年交地租二千银元，二十石（六千斤）粮食。当时，石扬休主教在所立凭证字据中写道：

立凭证字据事查本堂在光绪初年陆续租到阿拉善特别旗地亩若干处二十余年主客情谊极笃从无间言嗣因庚子变乱本堂损失颇多事后会议由阿旗赔银五万两了结当时除交纹银壹万贰千五百两外以七千五百两加利缓交后亦交清下余三万两因无款交付以旗地拾壹处作押当时立有契约言明银无利地无租款到将地赎回今已多年现在阿拉善旗特别旗扎萨克和硕达亲王因为

清理悬案特派陈爱尔德尼巴图魏道布吉等前来本堂接洽赎回原押所有地亩取消从前一切契约本主教因与王爷情谊素笃更为增加日后亲善起见情愿将以上欠押赔款银两全数割让将所押地亩及押到以后建筑修渠等工作即日一概无条件交还并所有自光绪初年起至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止其中一切合同契约全行作为废纸永远无效以后租地以新立合同为标准此系自甘情愿永无返悔恐口无凭立此为证

立凭证字据人主教石扬休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在三盛公天主教堂缮立

自此阿拉善旗收回了抵押出去几十年的土地，才有了土地自主权。但是天主堂对农民的剥削并没有改变。比如三盛公教堂向农民收缴地租逐年增加，据调查统计，1921年共收租粮食256石，1929年收租粮食286石，1939年收355石粮食，1944年收租粮食542石。（每石折合300市斤）渡口堂、补隆淖两教堂收地租更多。

民国三十年（1941年）五年合同期满，阿旗政府派陈那筭巴图到三盛公与天主堂

重新签订了合同。这次合同规定天主堂继续租种土地五年，每年交租银五千银元，三十石粮食。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合同期满，阿旗政府派陈那筭巴图和白图布巴依尔和天主堂交涉。他们对天主堂神父们说，这回我们要丈量土地，如果你们继续租地，我们就按丈量的实际亩数收地租。你们若不再续租土地，我们就直接租给农民耕种。外国神父们不同意这样做，还是想向过去那样少交租多种地。但是陈、白两位官员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除给他们在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每堂留地十顷，共三十顷地让暂时耕种，天主堂和农民一样交租，其余土地全部收回，由阿旗政府直接租给农民耕种。租地的方法是原来谁种还由谁种，详细丈量了亩数，各自签订了合同。从这时起，阿拉善旗才真正收回了土地的所有权。直至一九五二年冬土改时，又将租种给天主堂的三十顷地全部收回，分给农民耕种。庚子赔款冤案至此才宣告结束。

参考书目、资料：

- 1、《中国近代史》
- 2、《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王守礼
- 3、《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  
王学明
- 4、《巴彦淖尔史料》第一辑
- 5、《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四辑
- 6、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所供史料
- 7、阿盟政协常委陈才旺所供史料

1988年11月

## 磴口县天主教的“三自革新”

### 爱 国 运 动

居 正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以王守礼为首的河套地区天主教堂内的极少数神职人员，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指使下，积极筹划在河套各教堂成立“圣母军”这一反动组织。一九五〇年王守礼派李世芳神父去北京与“圣母军”组织联系。李回来后，首先在河套各堂口组织了“圣母军”，继而在磴口县各天主堂也建立了“圣母慈爱祈祷会”。他们散布反动言论，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阻挠青少年加入青年团和少先队，破坏教学活动等等。坚持反动立场，与中国人民为敌，仇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为了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一九五一年磴

口县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坚决取缔了圣母军，并对其主犯给以应有的惩罚。

一九五三年，和全国各地一样，磴口县爱国神职人员及其教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响应四川省广元县王良佐神父提出的“三自革新”倡议。宁夏省宗教事务处王处长亲临磴口指导工作，成立了“三自革新”委员会，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该组织协助政府有计划地定期组织神职人员学习时事政策，座谈讨论宗教信仰自由有关文件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坚决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一九五四年五月，由磴口县有关单位组成工作组，对一九五一年停办查封的三盛公小修道院校舍校产进行了清理登记，正式由国家接管，交由三盛公完小使用。

一九五六年五月，成立了河套教区天主教爱国会，由孙雪帆神甫担任主任，郝威神甫任秘书。同年孙雪帆代表河套教区，出席了北京召开的天主教爱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一九五八年孙雪帆因执行王守礼指示被捕，由徐声波神父担任代理主教，同年六月召开了巴盟天主教爱国会改选大会，会上改河套教区为巴盟教区；改

河套教区天主教爱国会为巴盟天主教爱国会，将代理主教改为教区长。会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徐声波被选为巴盟天主教爱国会主任，郝威被选为副主任，王世彬被选为秘书长。同时选出了巴盟天主教教务委员会成员，徐声波为教区长，郝威为副教区长。从此天主教在河套地区才算真正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开始由中国神甫自主办教，开展教务活动。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后，将巴盟各堂口进行了规划，除陕坝和三盛公两堂作为重点外，其他十个堂口均定为“送弥撒点”。同时组织神职人员，参加社会服务，种园地，搞医务，参加缝纫组等。是年秋将爱国会由陕坝迁到三盛公。

一九五九年巴盟政治学校成立，组织所有神甫修女参加了学习，当时杨志荣同志担任教育长，他号召神职人员自谋职业。于是神父修女积极响应，大家都参加了巴盟政协综合服务厂，由郝威任厂长，王世彬任副厂长。除李广信、王睿明是磴口县小学教师，李云卿在供销社工作，樊光临在政校当校医外，其他人员均为服务社工人，投入生产第一线。

一九六二年五月在巴盟政校(三盛公)召开了全盟天主教爱国会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郝威当选为爱国会主任和教区长，王世彬为秘书长。同年秋，郝威出席了北京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委员。天主教爱委会在这段时间里，着重搞了河套传教史的编写工作，至一九六四年，写出了四万字的初稿。

一九八一年六月召开巴盟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会议和巴盟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郝威被选为主任，李文枢、王世彬、刘静山被选为副主任，石玉安为秘书长。根据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健全“两会”机构。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三日至二十日，召开巴盟天主教“两会”扩大会议，神职人员和教友共五十余人，欢聚一堂，学习中央文件，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选出了两会新的领导班子：主任郝威，副主任郭正基（兼秘书长），李文枢、王世彬、李化民、石玉安（兼副秘书长）。会议结束后又召开了常务委员会，进行了各堂口人事安

排，决定了三盛公、陕坝天主堂本堂、副本堂和住堂神父。

爱国会自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神职人员和教友，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爱国会协助政府宣传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教会遗留问题，彻底平反冤假错案；配合本堂神甫恢复、维修、开放教堂，满足教友正常的宗教生活；协同教务委员会办好教务；开展与国际天主教人士的友好交往；向呼市、北京推荐修道生五名，举办修女初学班。对年老体弱的神甫、修女、和其家人生活上有困难或生病遭难的教友，爱国会进行走访、慰问、给予经济补助，发挥了联系教友的桥梁作用。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 三盛公天主教堂的七月大瞻礼

朱 永 丰

天主教有四大瞻礼，即耶稣复活瞻礼（着白祭衣）约三至四月间；圣神降临瞻礼（着红祭衣）约五月间；圣母升天瞻礼，即七月大瞻礼（着白祭衣），阳历八月十五日（阴历为七月份）；耶稣圣诞瞻礼（着白祭衣）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

这四大节日，全世界凡属于天主教体系者，皆是在同日过节。

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三盛公天主教堂的七月大瞻礼”。这个瞻礼叫“圣母升天瞻礼”，因在阴历七月份，教友们都把它称谓“七月大瞻礼”。这个瞻礼的弥撒，一般的是主教为主祭，称之为“主教大礼弥撒”。仪式的举行在圣母堂，即原来的自盛隆遗址。在这里有一座人造的假山，假山上有一尊石膏塑就的圣母肖像，每年过这个瞻礼时，在假山上搭一个临时

祭台，就在这个祭台上以主教主祭，举行弥撒大礼的仪式。

此堂距三盛公天主教堂二至三里，在一个树园子中，其地宜人，其堂宜祭。每到七月，这里绿树成荫，草茂花繁，蜂飞蝶舞，景色迷人。

瞻礼这天，在临近的教堂或跨旗县区域的教堂内的神甫，除留在本地区作瞻礼弥撒外，余者也来三盛公教堂聚会。其教友除本地区的信友外，还有来自银川、中宁、平罗、定边、宁条梁、白泥井、小桥畔、城川、包头、乌拉特前旗、五原、中后旗、临河、陕坝等地区的忠实信徒。这些外省区及外旗县的信徒们，他们提前就聚集在这里，有亲者住亲，无亲者投店或住天主堂内，等候节日的到来。这些教友们为什么不在本地区过瞻礼，要在这里渡过这个盛大的瞻礼节。其原因有二：其一，三盛公教堂是主教府所在地，又有圣母堂，这天又由主教亲作大礼弥撒。其位之高，高于神甫；其礼之隆，隆于他堂；其心之诚，亲献圣母台前以表远涉之忠。其二，在世活了六十三岁的圣母即玛利亚，她在天主面前能说上话，因她是

圣子——耶稣的母亲。耶稣在世第一次显圣迹时，是圣母玛利亚让耶稣显的。有一次，圣母和耶稣同去某家参加一次婚礼，因人多宴重，席间饭余酒缺，主人尴尬，圣母看到后建议耶稣显圣，因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耶稣不好推辞，就从于母亲。耶稣即命主人将六只大缸盛满凉水，经耶稣说话，水变美酒，席间品尝，皆言好酒，为主人解了燃眉之急。这个故事传出后，一直流传至今，它证明了圣母在天主耶稣面前能说上话。因此，人们把疾病、痛苦、危难、或儿女不存、或老人染病、或家庭不睦、或财产破损、或谋事不成、或畜伤禾枯等之不利寄托在天主面前，向圣母许愿，请求她转告天主，变厄为吉，为民赐福。因此外区域或外旗县来这里念经者，多数为还所许之愿。

在过瞻礼的这天，百余亩的树林子内，车水马龙，数千人聚集在一起，真可谓人山人海。小商小贩叫卖之声不绝，杏桃李果，瓜薯蔬菜，肉鸡禽蛋，饼馍糖油皆有叫卖。此时，此地成为最繁华的自由市场。天主堂就地宰猪杀羊，蒸馍焖饭，供外来的教友用餐。

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红红绿绿，争鲜斗艳，来这里还愿念经，望弥撒，作祷告，求主赐福。

在未作弥撒之前，先举行请主教的仪式。有三个神甫，八个修道士，拿着耶稣苦像，去请主教作弥撒。此时主教穿好祭衣，神甫修士亦穿辅祭衣服迎出。顿时大铁礼炮四响，纸炮齐鸣，主教上路徒步圣母堂。此时此刻有三位神甫八位修士辅祭跟随。有三至四十名女孩装圣母、扮天神、饰圣徒、演圣人，各仿其主，各模其表，身着异服，路撒鲜花。随后就是三四十人的修道院生，着兰袍、合双手，诚守教规，轻移脚步，缓缓前行，教友跟随后面，形若长龙，念经祈福。此时鼓声喧天，锣钹齐鸣，吹、拉、弹、唱，声幽乐扬。闻其声，似有仙乐聆耳；临其境，如入天府之界。这支具有神人、教友、乐师的队伍，以诚心的祝祷，热切的祈求，缓步入圣母堂。

九点钟在圣母堂的祭台上开始了以主教为主祭的大礼弥撒。忠实的信徒们，以数千人的大军散布跪拜在百亩大的园林之中，人人面向祭台，唱经念经，许愿还愿，各表赤诚，直至

弥撒完毕。

下午三点钟，开始了圣体降福，仪式举行完后，是圣体游街，主教穿着祭圣的礼服，将圣体请上，长长的、整齐的、有规矩的游行队伍，在鼓乐声中绕城一周，穿街过巷进入三盛公天主教堂，将圣体放入天主堂圣体柜内，这个仪式就算全部结束。

这种瞻礼大祭，至一九四七年后，因主教府迁往陕坝，再未举行。

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三日



郭正基神甫在作弥撒（上图）  
教友们正在三盛公教堂内念经（下图）

周培荣摄  
周培荣摄



教友们在念经后走出三盛公教堂的情况

周培荣摄

## 三盛公天主堂与哥老会

### 在大滩的一场战斗

段 云

民国初年，哥老会这一反动组织骚扰地方居民，已成为河套地区一大祸害。他们人员的成份相当复杂，不少是从内地逃遁来的罪犯以及意志消沉的赌徒。好逸恶劳、吃喝嫖赌和无所不为的流氓无产者。其中也有流落边外地区的失意军人，溃兵游勇。在哥老会的诱骗下，结伙为匪，三五人成群，“棒榔队”。“独立队”，以及“绑架队”横行乡里，奸淫虏掠，打家劫舍，袭扰乡镇，西至石咀山东至包头偌大一片富饶地区，成了他们的自由天地。由磴口至五原一带，在民国初年，这些匪徒经常骑着高头骏马，驮着抢来的财物，荷枪实弹大摇大摆地从三盛公经过，这就引起了天主教堂中一些民团武装成员的贪财心

理。一次哥老会成员十一人正由绥西出发向西行进，这些人都骑着马匹，驮着大量财物，毫无警惕地从三盛公走过。傍晚时分以王广肿为首的民团教徒纠合了十人，持枪隐蔽在旧地，一人瞄准一个，十人一齐射击，枪声响后倒毙十个匪徒，剩下一人未被击毙，向西逃走。王广肿等得到马匹财物回到城内分脏。城内人知道惹下了大祸，当即作了森严戒备的守城工作。果然不出所料，设在磴口哥老会的总部一听三盛公的教民杀了他们十个弟兄，夺走了财物、马匹、枪支，这还了得，大怒之下立即组合了几十号人马持刀荷枪，乘骑直奔三盛公而来，猛攻城垣未下，乃将三盛公左边经堂，旧地、粮台，兴盛杨以及天兴泉等地的经堂付之一炬。匪怒未息，又将教民白宝子从地窖里拉出来，绑到河东查汗淖杀害祭了大旗，将白的妻子砍死在天兴泉。

哥老会在当时的河套地区来说，气焰十分嚣张，吃此一亏难以咽下这口气恨，所以选择一处安营扎寨之地，厉兵秣马准备雪耻复仇。但当时在磴口地区有城堡的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均有大量民团武装持枪把守，难以攻克

扎驻。而居于渡口、补隆淖中间的有一陕西人袁家来磴口经营了数十年，家私富裕，又不是天主堂教民，筑有围堡一座即现在的大滩，围堡墙高丈余，院落宽敞，大约占地五亩左右，内有住房、油坊、粉坊、米面加工房，储粮丰盛，便驻进了二十余名持枪实弹的准备报仇雪恨的哥老会匪徒。这些人伺机攻杀，以雪三盛公死难十人之恨。三处天主堂教徒看到哥老会声势浩大，不设法驱走与教堂绝无好处，乃施诡计造谎言：“有百余名洋兵带有洋枪洋炮由包头出发，不日就到”。此时渡口堂围堡内有个狄医生素与哥老会有联系，便暗中将此消息通报了驻扎在大滩围堡内的哥老会，他们果然信以为真，仓慌逃遁。此时此刻，渡口、东堂、补隆淖的教徒迅速进入了大滩城堡，其中还有三个外籍传教士，从教徒中抽拨了强兵健将，把个大滩城堡布防得固若金汤。哥老会发觉上当受骗，旧仇未报，又添新恨，气冲斗牛，勒马回师，直奔渡口。狄医生外出跪拜迎接，就被一刀砍杀在地，祭了大旗，而狄医生袒底下的樊、周两姓男子亦被砍杀在院内。渡口有樊寡妇、周寡妇之称即始于斯。哥老会在气急

败坏之下放火焚烧渡口经堂，未等火起直奔大滩，准备决一雌雄。幸而堡内有个叫袁柱的百姓救灭了火，免去一场火灾。

攻城之夜，哥老会的乌合之众们手持大刀枪矛，大喊大叫鸣枪放弹围攻城堡。岂知堡内早有准备，居高临下把几次逼近墙跟下的匪兵击退，这一守卫战，打打休休持续了两天两夜，胜负难分，围堡内乘夜深从墙上吊下两人，黑夜赶到三盛公告急求援。当时本堂神父方振荣当机立断，从教友中选拔了几十名自愿者，配备武器弹药，乘夜潜伏到大滩附近隐蔽处，并与堡内取得联系，当哥老会的匪徒们夜攻城堡时，堡内堡外一片杀声，里应外合，把个哥老会众匪徒打得晕头转向，惊心丧胆，仓慌逃遁，再未敢前来袭扰。而堡内堡外的守兵援军众家百姓相聚之下自是一番感谢声、互相问候声、虚惊声也随之而消逝。

一九八八年九月

## 关于日本飞机轰炸三盛公天主堂一事

段 云

日寇侵华有目共睹，举世皆知。我东北失守后，日寇占领华北，所到之处，横行霸道，奸淫虏掠，焚烧惨杀，无恶不作。日军又进入后大套，少部分军队进入磴口县的今协城、补隆淖两乡辖境。其飞机更是横行无阻，经常飞入磴口县上空，盘旋侦察，有时一日数次。搞的人心慌慌，民不安生，野外防空洞遍布，日机一来，儿啼女哭、如随夫奔，藏入防空洞内。学生也常有停课，不得安心。生命财产朝不保夕。飞入磴口县境内的飞机，曾多次空投传单。但我记得在渡口乡境内扔过一颗很小的炸弹，爆炸力不大。

一九三八年六月，日寇飞机两架由包头起飞，飞至三盛公上空，盘旋数圈，连投炸弹6枚，其中两枚击中三盛公天主教堂屋顶，炸弹穿顶落地，教堂内烟雾弥漫，炸开丈许大坑，幸喜

不是念经时间，堂内无人，未造成人员伤亡，后顶修屋补，支撑木柱一根，至今犹存。第三枚炸弹落入天主堂院内，当时院内驻扎马鸿逵骑兵二旅一个营，因军队早已出城隐蔽，人员未伤。却被炸死无辜车夫一名，牛一头，炸毁牛车数辆。第四颗炸弹投在三盛公女校院内，但师生及校舍校产，均未损伤。另外两颗投于野外。

日军侵略者的飞机，野蛮轰炸，至今记忆犹新。这是日寇侵华的历史罪证。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

## 三盛公天主教堂的地窖子

朱 永 丰

地窖子实际就是地下暗室，有钱有势者或官僚资本家皆有。有的是作一些不被人知道或发现的事，或者存放一些贵重的物品，便于长期保存和隐蔽。但三盛公天主教堂的地窖子有五、六个之多，其他皆以暗室使用，唯独三盛公教堂祭台下这个地窖子有着特殊的作用，是值得一提的。在设计天主教堂时，同时设计了这个地窖子，建成于清光绪十九年，即公元一八九三年。设计的目的：是因为三盛公天主教堂是宁夏教区的主教府所在地，凡在该区当主教而亡于此地者，皆存放此地窖子内，作为永存之物。这一作法也是按天主教会法典所示而建的。但在使用方面三盛公天主教堂已破例使用，他们不但存放着主教的尸体，也存放着神甫的尸体。

此地窖子的面积占地五十平方米左右，座

落在教堂祭台之下，高七尺余，顶部有见方尺余粗、长数十尺的三十根左右的松木大梁，梁上平铺着寸余厚的松木板，没有间隙，非常牢固。

地窖子中间有一条小走廊，右边建有6个窑洞，一个窑洞只能存放一具棺材，左边是一个大房子，地窖子的门向西开着。

在使用时，将死者先放于窑洞内，棺材上注明国籍及详细地址，再注明死者姓名、年龄、职务、死亡年月日。如果这6个窑洞都占满后，再根据死者年限的长短，将年限长者取出，安放在房子之内，再将新亡者放在取出的窑洞内，以此类推，以新顶旧的轮放着。

存放的死者，皆备棺木，个别是柏木棺材，多数是松木棺材，棺样皆为鼓肚式，形美质优。

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为止，地窖子内共存有主教、神甫的死尸16具，其中主教两具，神甫14具。他们是：主教石杨休（荷兰国）、德玉明（比利时国）、神甫邓德超（荷兰国）贝清明（比利时国）、吕文化（比利时国）、常建春（中国）、方希圣（荷兰国）、

彭寿年（比利时国）、梅布贵（比利时国）、包海荣（比利时国）。

这些尸体在一九六六年揭棺观看时，皆无腐烂，全被阴干，尸体完整。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于五月十八、九日由四辆汽车，将16具棺木及尸体全部拉走，土葬于一团（乌兰布和农场）八连。

注：

1、有6名神甫，不知姓名。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三日

